

主編的話

馬明睿

聖經記載，那藉蛇形的魔鬼，誘惑了亞當與厄娃，慫恿亞當與厄娃違背天主所定的規則。蛇對厄娃說：「吃了這樹的果子你和亞當絕對不會死，相反的，你們就會開了眼睛，如同天主，知道善惡。」（創三4-5）因為我們順從了魔鬼的「誘惑」，因此我們有了原罪！

聖經也記載，耶穌受洗以後，即由聖神引至曠野。當時魔鬼引誘耶穌，叫祂以最簡便的方法，滿足百姓的世俗願望，接受民眾的歡呼喝彩，取得全世界的榮華富貴。（瑪四1-11）因為耶穌拒絕了魔鬼的「誘惑」，因此祂得以照計劃在世上建立了天主的國！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天主真的期望我們能「勝過」誘惑嗎！如果不慎犯了大錯，又怎麼辦？在天主眼裏大錯和小錯區別有多大？在「信仰主題」文章「勝過試探不如躲過誘惑」裡，作者提出他的看法。徐卓越神父在〈真福八端——耶穌轉逆為順的教導〉一文中，提醒我們耶穌講道有兩個重點：第一是正義，第二是仁愛。假如世人都遵守這兩點，世上的痛苦至少可以減少一半，但是世人沒有都這樣做。耶穌為了解決人生活中的一些困難，要給我們一個應付逆境的方法，因此耶穌講述了真福八端。人生充滿了苦難、傷痛和眼淚，「苦難的背後」作者白髮人送黑髮人，何其可悲！但他卻在苦難背後，看見了恩典。因為要是沒有上主，人生何來的希望？

聖座在六月三十日發表「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以及平信徒牧函」。這是教宗對中國大陸教會特別關懷的表示。發表後引起了兩岸三地的回響，本期特別刊登了單國璽樞機主教對該牧函的讀後感，以供讀者參考。「遊記」文章，「再次聖地行」作者除了帶著我們神遊聖地以色列之外，隨著其「知性」與「感性」的介紹之下，彷彿我們也穿越時空回到了二、三千年前的以色列。一如往常，本期所刊登的幾篇見證文章，亦都是字字珠磯，篇篇佳作，讀後當可增強我們信、望、愛三德。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既經得起考驗，必能得到主向愛祂的人，所預許的生命之冠。」（雅一12）『當我們誦念「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這句禱詞時，我們求天主不要讓我們走上犯罪的路；我們也呼求明辨和勇毅之神，以及懇求警醒的恩寵和至死不渝的恆心。』《天主教教理》



主題見證

地獄邊緣走一遭

汪堯齡

其實在我八、九歲，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就跟天主教有了淵源。小時候我很頑皮，不肯唸書，不肯做功課，放學回家帶著弟妹們爬樹、翻牆，在巷子裡跟鄰居的孩子們踢皮球，以至父母對我傷透了腦筋，最後決定把我送到郊外的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學校，要學校好好地管一管我。

這小學其實是一所很有名的好學校，校長是位法國神父，有一頭白髮，並留著一臉白鬍子，看上去很莊嚴。學校全體師生都必須住校，平時放學後不回家，只有在星期六中午，午餐後才能回家，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四點前必須返校，遲到的學生要罰跪，跪在十字架或聖母像前長達一小時左右不等。星期六中午以前，不會背指定的一小段聖經的學生，要留校，直到會背後才准回家。我往往都是最後一個回家的學生，到家時天都黑了。

平時在校六天，白天上課，晚上自習，一早六點起床後和晚上九點上床睡覺前，先到小教堂，跪著唸約一小時的聖經。平時在校有違反校規者，像上課、上教堂講話者，功課沒做完者，都是要罰站的。這對一個八歲的小孩來說，對學校慢慢地產生了恐懼及反感，以為天主教學校是管學生的學校，校長和老師是管學生的人，天主教是要人罰跪的教，對天主教從此沒好感。八年抗戰勝利後，重新

回到離家不遠的上海市內學校，當時的我認為終於脫離了苦海！

1949年到了台灣唸中學，就沒有機會再接觸到任何教會，大學畢業後認識了現在的賢內助——黎淑全，才慢慢地又跟天主教有了接觸，星期日有空時也會跟她一起上教堂，但並不認真。直到2003年，退休後來到休士頓，才真正與天主教有了密切關係和認識，更認識了一些教友，發現教友們相處，有如許久不見的老朋友般親熱，互相友善的關懷與照顧，對教會無怨無悔的奉獻與付出。從此對天主教有了新的認識與信任，而改變了從前的錯誤觀念。

尤其是去年（2006年），得了一場從沒聽過的怪病，叫DIC瀰漫性血液凝固症。一天之內忽然全身腫脹，脹得全身皮膚裂開，從撕裂的汗毛孔中流出大量的淋巴液，疼痛無比，醫院以繃帶緊緊包紮，以防皮膚繼續開裂，感染的血液會自動凝固，全身百分之三十發黑，尤其是雙手雙腳，右眼也因此而失明，若血液凝固進入腦部或動脈血管中，將無法存活。當時醫院火急把我送入（ICU）加護病房，直到出院時醫院仍查不出病因。那時的存活率僅有



百分之一，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在加護病房時，本堂徐神父趕來為我付洗、領了聖體及臨終傅油，從此投入天主懷抱，我的心安了。我很感謝神父、教友們及家人為我祈禱。

入院三天後，遠在澳洲的大女兒錦詩（Betty），在紐澤西州的二女兒錦昀（Victoria）與女婿John，以及在紐約州的小女兒錦文（Gloria），都立即趕來二十四小時輪流守護在床邊照顧，家人甚至還請了律師到醫院病床旁要我立下遺囑，可想而知當時病危的程度。在院方束手無策之情況下，亦同意家屬所請，同時使用中藥治療，當病情穩定後，各科西醫主張以切除手術來繼續治療。在五次進入手術室全身麻醉之前，家人都帶領著我祈禱，我相信天主是與我同在，因為祂的光芒照射著我，給了我勇氣，不畏懼疼痛，讓我一再地平安回到現實，不讓我就此結束生命。家人每次帶領我禱告時，好像都聽到天主告訴我，會讓我繼續活下去。我的病情漸有起色，連醫生與護士都驚訝，都說這是一個奇蹟！

每次禱告時發誓如果我還能活著，將在有生之年，為天主教付出一點力量。

每次從手術室推出來，總會發現身上又少了一樣零件，疼痛得每天二十四小時不離嗎啡，疼痛時會讓我不省人事，甚至半昏迷狀態。起初在ICU（共進出六次）自己會將身上之管線（點滴針管、氧氣管、測血壓管……）痛得自行拔除，嚇壞了護士，找了強壯有力的

男護士，把我像犯人一樣綁在病床上，再重新插入各管線，並加打安眠劑讓我入睡。醫生怕我失去記憶，不時到我床邊問我，「叫什麼名字？」「出生年月？」「現在那裡？」「家裡的電話、地址」……。

當我能回答無誤時，他才不大放心地離開。

因血液凝固在皮下組織中，除左腿及右手指尖必須截肢外，右小腿下發黑部份相當深，必須挖除。首先醫生刮去皮膚，再用漂白水加鹽水沾滿紗布，裹在去皮發黑的小腿上，八小時後從小腿上撕除紗布，撕除前為減低疼痛，先打嗎啡，十五分鐘後撕除紗布仍痛得無法想像，且時間又相當長，然後再用相

同的藥水以高壓水槍沖洗發黑的部份，痛得讓人掉眼淚。家人躲到病房外或病房的浴室內，不敢看和聽到慘叫聲，沖洗完後又重新裹上沾了漂白水加鹽水的紗布，一天三次，長達三個星期之久。每每在做此手術前，聽到醫生的腳步聲，就會全身發抖流下冷汗。

再就是植皮，將大腿上的皮膚刨下貼在小腿上，共刨下三塊，每塊十四公分長七公分寬，被刨皮的部份，至少疼痛一星期。倒霉的是，十天之後發現大腿刨皮一處和小腿植皮一處有發炎現象，又得再進手術室重新再刨皮植皮，在醫院住了長達三個半月之久，真如教友所說「好像在地獄裏走了一遭似的」。其實尚有其他如背部、手肘、手指等部位的植皮截肢，其疼痛相形之下，已算不了什麼了。我相信是天主給予我勇氣，才能承受這麼多的痛苦，感謝天主！

在住院期間，除動手術治療外，復健單位每星期三，到床邊教導我如何重新面對人生，如何重新應付新的日常生活與起居，如何利用一條腿站立、行走、上下樓梯。練習摔倒躺在地上時，如何站起來。如何在缺少完整手指的情況下，像以往一樣拿東西、打開瓶蓋、使用簡單工具，像從地上撿東西、刷牙、梳頭、用刀叉筷子吃東西。教



我如何穿和脫衣服、褲子、襪子、鞋子…。還要利用一條腿用學步車每天走八十碼，他們用帆布帶綁在我胸前，走在我旁邊保護我，以防我在行進間摔倒，以鍛鍊我的雙臂與單腿的肌肉不致萎縮。此外還利用健身用的木棒、橡皮帶、無輪腳踏車、走步機，要我每天至少運動三次，每次三十分鐘。起初感覺非常痛苦，雙手無法完全伸展，雙臂無力，單腿不穩，常想要放棄，但是為了日後能正常生活起居，無需連累家人協助，而能自立，咬緊牙關，勉強自己繼續不斷地做。出院後每星期去復健中心三次，每次運動至少一小時，如今我已經可以用義肢行走，不用拐杖。

出院時，心理醫生怕我對人生失去意義，問我有沒有想死的念頭？我想，世上還有那麼多的人愛我、需要我，我更愛他們，也需要他們，我為什麼要離開這世界？我答說：「不會」，他才放心讓我出院。感謝主！當我離開醫院時，天主除了保留了生命外，還留給我一隻不算健全但還能走的右腳，一隻尚稱健全手指的左手，和一隻視力尚可的左眼。生活起居還能自理，無需旁人幫忙，並且我還能行走、運動、游泳、騎腳踏車、開車，仍然與病前一樣上電腦、上教堂。再回到教堂真好，首先我加入了聖母軍，希望能為天

主、為教會做一些事，希望在「必有後福」之晚年，還能做出一點成績來。

有時想想，我雖然少了一些零件，但也有好處，像剪腳指甲就比以前少了一半，買襪子起碼也比以前節省一半，得香港腳的機會也少一半，到任何地方去，停車有專門停車位，比較方便也不必走太遠。乘坐飛機還可坐前排，乘公共汽車我想也有人會讓位的。古人云「久病床前無孝子」，我卻認為應更正為「久病床前出孝子」才對，不是嗎？

心聲 July 2007

後記

顧秀蘭

汪堯齡弟兄聖名Pierre，1935年出生於南京市，祖籍江蘇吳縣。父親江延熙，母親陳煖瓊均服務於外交部，滿週歲即隨雙親遠赴歐洲，法、義、瑞等國，直到四歲時才隨父母親返國定居上海市。1949年隨姨父母遷居台灣，兩個妹妹和幼弟與父母親仍在上海。1968年中原理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畢業後，服務於行政院所屬退輔會榮民工程處達三十七年之久。曾承建曾文水庫工程、十大建設

中之台中港、高速公路工程以及中橫公路上之新天輪與馬鞍兩大水力發電廠。

1968年與自幼信仰天主教的黎淑全女士在台中市結婚，育有三女，2000年按政府規定退休，2003年初移民美國定居休士頓至今。如今女兒們都已成婚，分別住在澳洲、紐澤西州、紐約州。這次因他的病，使全家團圓，也是喜事一樁！也因為妻賢子孝，讓汪先生有更大的勇氣去承受這麼多的磨難。

第一次遇到汪堯齡和黎淑全是在教堂聖母像花園前，夫妻倆一頭的汗、兩手的泥在整理花園，為使教友們在母親節那天可以在那兒獻花、唸玫瑰經。那時汪先生還不是教友，黎淑全卻是聖母軍支團團長，但只要是教堂的事，汪先生總是陪同太太一起做，望彌撒、接送教友、聖母軍開會，臉上永遠掛著笑容。他的個性開朗、樂觀，即或病危在加護病房，也不忘開開自己的玩笑。他肯吃苦、毅力強，因此復健神速。這些個性在他的見證中可看出。當然他的夫人及孩子們，在這經歷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與他一起受苦，無怨無悔地照顧他，為他祈禱。他們受了這麼多苦，也沒抱怨，心中充滿對天主的感激，病癒後立即到處拜訪生病的教友，鼓勵他們。這真是一篇感人的見證。

心聲 July 2007





寧靜與信賴

● 東東

我先講一個與我兒子交往的小故事，因為由這故事，讓我以另一個角度體驗信仰的軌跡。

聖誕節假期，我有空教六歲半的小兒子Joshua學騎自行車。剛開始的時候，我手扶著他的肩推著他騎車，小孩子學平衡很快，不出十分鐘，Joshua已掌握了騎車的基本技能，我扶在他肩上的手，也就不再真正起作用了。

我試著把手抽開，Joshua騎得很好。可是很奇怪，當他一感覺到我的手離開，車把手就開始左右晃動，同時他尖聲大叫：「爸爸！爸爸！不要放開我！」我告訴他，爸爸離他不遠，不會讓他摔下的，爸爸的手只在肩上一寸的距離。但無論我怎麼說，只要感覺不到我的手，他就亂晃亂叫。

聯想到信仰，我有一個領悟。原來有很多時候，我們對天主的信仰也只是依賴祂大能的手。在這大能手的護祐下，我們生活得很順當、很安逸，心安理得。但是，基督是天主聖言，我們的信仰不僅是依賴祂大能的手，更是祂的話，祂許下的諾言，只有這樣的信仰才有真正的根基，才不會一遇風吹草動便驚慌失措。

領悟到這一點，第二天學車前我

先面對面、眼對眼看著Joshua，以父親最深的慈愛對他說：「你要相信爸爸，爸爸從來沒有讓你失望過，我許諾不離開你，決不會讓你摔下，你信不信？」Joshua非常老實地看著我，很認真的點頭說：「我信！」這樣子，是完完全全的「口承認，心相信」。阿們！

於是我們出門去騎車。但是沒等我的手離開他的肩，他又晃動起來。

聯想到信仰，我又有了第二個領悟。原來信仰對於我們，不是大叫一聲「我信，阿們！」就可以立地成佛。信仰之謂信德原來是一種德性，是要靠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累積，在磨練中成長的。看似學騎車，其實是學習信任爸爸的話。我們的一生，就是天主給我們學習的機會，去修煉這份對天主的信賴。

那麼，就讓我們父子一起來慢慢學習這份信賴吧！Joshua是個很膽小的男孩，這也給了我機會去慢慢地、細細地體味其中的信仰之路。

我先跟他一起數數，手離開他的肩後，我數一、二、三，手馬上放回去。試了一下，只一秒鐘，果然沒有問題。然後我們數一、二、三、四、五，手再放回來，也不錯，然後是數到十、二十。有了這一份信賴，不出五分鐘，Joshua就可以獨立騎車了。

其實生活中，天主就是這樣教我

們怎樣開始信賴祂。

我們在鄰居住宅區小路上學車，騎了一段路，前面出現了連續的路障（speed bump）。Joshua一見路障又很緊張，大叫道：「爸爸！我不行了！前面的路不通了。」於是我的手又回到他的肩上，幾乎是托著他渡過這關口。

生活中也有

這樣的情

景。就

像德蘭

姊妹一

個月

前分享

的沙灘腳

印，走到人生

困難的階段時，我們只要呼叫祂，天父自然降下祂大能的手，扶持我們一把。

我們接著騎車。Joshua已相當熟練了。前面又是一道路障，Joshua再度緊張起來。我覺得Joshua可以自己過了，應該練一練。於是我的手沒有像先前一樣落下來，而是停在他肩上一寸的地方，小心戒備。Joshua沒有感覺到我的手，驚恐地大叫：「爸爸在哪裡！爸爸幫幫我！」他還只會直騎，不會轉彎，也不會停車，他在緊張、無助與無奈之下，衝過了這一關口。

我們在生活中也有這樣的情景。



有時天主要我們去學一門人生的功課，要我們的生命更上層樓。我們在困苦之中，呼天不應，喚地不靈，孤軍奮戰，其實這時我們的天父離我們很近，祂正格外小心地看著我們。

最有意思的是，Joshua過了這一關後信心大增，同時，他的信心也有了「質」的變化。開始時，他只相信老爸的手，數一、二、三時，他開始相信老爸的話；現在卻是相信自己的騎車技術了。不出幾分鐘，Joshua就對我說：「爸爸，我會騎車了，你不用跟得那麼近了。」

我們在生活中也這樣對天主說過……當我們覺得小事一樁，自己能把握時，就把天主放在一邊了。

於是我停下了腳步，Joshua則繼續往前騎，不出幾十米，他從車上摔下來，摔痛了。

在信仰中，在生活中，我們也有這樣摔痛的經驗。

緊接著，老爸會快步跑過去，把兒子抱在手上，安撫他的傷，擦乾他的淚……。

過去的一年，從世俗的角度來看，是我在事業上很失敗的一年。一年前的我算得上春風得意，躊躇志滿，與老板有很好的關係，工作也進展得很順利，馬上就要升職加薪。那時候我也

祈禱，感謝主給我這樣的好運氣，但這祈禱，有點像飯前禱，飯菜已在桌



上，感謝往往就流於表面。

所謂禍福相依，我的老板在一場幕後爭鬥中輸了。大清政府打了敗仗，割地賠款，台灣人民就連帶著吃苦受難。我的老板輸了，就把我的部門整個都轉給了他的對手。接下來我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三十六計走為上策。這幾乎是常識，沒有去找天主商量，我要找的是獵人頭公司。很快，我就有了好幾個interview，前途依然是一片光明，最後要做的只是去選哪一個了。

選哪一個？在這一點上，我真的是很謙虛。我知道如果任我選，我只能去比較工資、職稱之類很表面的東西。於是我對天主說：「最好在沒有offer之前，祢就幫我選定了，不是祢祝福的，就請祢阻擋，免得我陷於誘惑之中。」

我祈禱的時候，沒有講得很白。言下之意，不過是請天主多多關照，我要的無非是工資、職稱高一點，工作環

境順一點，太太要的是出差少一點，下班早一點……。結果呢？我對天主說，如果不是祢祝福的，就請祢阻擋。

沒想到天主通通不祝福，把所有可能性都阻斷了，獵人頭公司也不再熱情聯絡了。

我自己辨別，也許天主要我繼續留下來。這是人生的功課，不能一有困難就跑掉，要學會以積極的心態對付困難環境。

接下來的三個月是最難熬的。新老板很難應付，他本身是一個工作狂，對我又有成見，更是額外挑剔。我想用勤奮工作來證明自己，三箇月中加了很多班，但不論怎麼做，事情變得越來越糟。原來的同事，在這麼惡劣的環境



之下，一個一個的離開了。我同情並鼓勵他們走自己的路，但他們一走，我又有被遺棄的感覺。再加上公司凍結人事，走一個就少一個人。屋漏偏逢連夜雨，一會兒原件商出了嚴重的質量問題，一會兒原料短缺……。

那時候，工作壓力大，經常會半夜失眠。失眠時，我會起來讀聖經祈禱。那時候，我最喜歡讀出谷紀。我覺得我和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樣的受人奴役，一樣的無助，一樣的在向上主呼求救援。我在等我的梅瑟出現。

苦難是人生的必修課程，我真的學了很多，對自己有了更好的認識，對天主的愛也有了更細微的體會。同樣的飯前禱，當擺在桌上的飯菜不再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時，感覺就會不一樣。最深的體驗是人際關係。同事一個一個離開了，項目也不再是我的了，但每天晚上回來卻仍有一個溫暖的家。每天晚上臨睡前，我們家有一個共同祈禱。我回家晚，到了家就趕著孩子們上床。每次聽孩子們為爸爸的工作祈禱，我就會很感動。以前太太一直抱怨我回家太晚，如今更晚了許多，她卻還陪著我談談工作上的失意。以前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在困難時就顯得珍貴了。

那三個月是一個怪異，我越是勤奮，事情變得越糟。工作成了一個無底洞，生活完全是本末倒置；越是覺得家庭的珍貴，越是覺得信仰是我的依恃，我卻越沒有時間給家庭，沒有精力給天主。

有一天，我還在做我埃及人的祈禱時，我有了一個醒悟，原來，我的「

埃及」並不是我的新老板，而是我自己的心態！我對自己說「天主第一，家庭在事業之上」，但我其實給自己預設了要在事業上如此這般成功之後，才抽空給家庭，給天主。於是我自己就變成了這個預設條件的奴隸。擺正生活的「主、次」關係，不是退休之後的事，不是在五十歲之後，而是現在！

認識天主有這樣一個好處，你總覺得有一個靠山，可以「有恃無恐」，家興弟兄也曾分享過他在工作上「不怕」的經歷。同樣的，認清生活當前的「主、次」之後，我毫無顧忌地去與我的新老板約談，我明確地告訴他，什麼是我能做的，什麼是我不能的。如果他信任我，我會盡力而為；但是，工作不是我生活的全部……。老板看著我似乎很不解。

瑞美在守歲祈禱時引用了一段聖言，「因為吾主上主，以色列的聖者這樣說過：『你們的得救，是在於歸依和安靜，你們的力量是在於寧靜和信賴。』（依三十一）」「歸依」、「安靜」、「寧靜」和「信賴」很適當地總結了我現在的心態。我的工作環境仍然很惡劣，我事業的下一步怎麼走，還不是很明朗，我仍在摸索、探詢，我也邀請大家為我祈禱……。但是我很清楚，天主是我的歸依，我要走出困境，不是靠無休止的工作、奮鬥，而是在寧靜中尋求天主的聖意，信賴天主的力量。往後的路無論怎麼走，我的心已不再是在埃及為奴了。阿肋路亞！

費利蒙天主教華人團體
每月通訊 二〇〇七年五月



高超鵬神父信德分享

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 我已祝聖了你

古蘭貞錄輯

回首前塵往事，一路走來的生命歷程，很多天主的恩寵，人想不透，但有主的旨意。

我們家從爺爺輩就已經是幾代的天主教友了。爺爺那一輩生育眾多，但祇存活了我爹一個孩子。他甚至想住到墳地裡去陪那些死去的孩子們。爺爺才活了48歲，即因狂犬病過世。爺爺去世時，我爹年幼無知，是奶奶帶著孤子長大。爹十二歲那年脖子上長了一個腫瘤，江湖郎中告訴奶奶，若是腫瘤不破，你的孩子就沒戲了，奶奶跪地不起，長唸玫瑰經，向聖母媽媽哭求：「若我的孩子不保，請主帶我一起走。」也不知唸多少串的玫瑰經，忽聞爹喊她：「媽，我脖子溼呼呼地，你來看！」奶奶守著寡，含辛茹苦地帶大她唯一的孩子。

我的母親雖然十七、八歲即嫁給了我爹，但她有腸細膜淋巴結核病，一發作痛得十指都能捏穿手中握緊的棉被。幸好大舅是醫生，後來以青黴素治癒我媽。但平穩安順的日子在高家並不長久。我上面還有一個長我兩歲的姊姊，兩歲的她病了，不久就夭折了。當時我媽已懷了我，有六個月的身孕，她決意將腹中的孩子獻給天主。因小姊姊的去世，家中再度被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一片愁雲慘霧，奶奶已無法承受更多生命的傷痛，幾乎發狂。感謝天主，在我姊過世三個月後，就在人人準備歡慶過新年的前三天，我來到人世，總算讓高家在這個中國人歡慶的佳節中，可以拭去淚痕稍展歡顏。爹和媽在我一出世即記得對主的誓願，希望我長大當神父。我真是趁願而來。

我出生的那年，文革餘威仍迫害著教會，爺爺輩的一位已達八十高齡的神父正好被監禁在家中，聽到我落地的響亮哭聲，即問「是男是女？」，一聽是男，即給我取名叫辣法耳（Raphael）。我爹、我媽嫌名字繞口，請神父改成較易唸的伯多祿或保祿，但老神父說：「就這個好，你們給他說，他長大會懂得。」

我一生下來瘦弱多病，高家驚恐我又會步上夭折的後塵，即尋醫診治，

發現我不能喝我媽的奶水。牛羊在當時被視為資本主義產物，私人不准牧養，在人民公社裡，所有男女為賺糧票，整日都要勞苦工作，高家更是請不起奶媽。感謝天主，在我出生後三個月，與母親嫁到同村的姨媽生了一個女孩，我們就易子喝奶，兩人都健康長大了。而我則更是恃寵而嬌，喚我姨為娘，姨父為爸，經常以淘氣撒賴方式換取兩家的寵愛。表妹也就成了我的大妹。

我的淘氣頑皮當然是賺足了我爹杖棍的管教，我可是很少從教室正門走進去上課，多半是跳窗而入，與爹的關係自然不及與我媽親近。我母親是個平凡農村婦女，對主的忠誠與熱愛，從她每日唸經祈禱，與對我修道誓願的耳提面命，為我日後生命挹注了天主豐厚的恩寵。我雖已知自己長大要當神父，卻對神父毫無概念，父母親也說不明白，我祇有在神父到我們家舉行彌撒聖祭和作客時偷偷觀察。每次村子裡的人知道神父要來我家，就會將家中最好的蘋果、雞蛋等拿來孝敬神父。我想當神父不錯，都有好東西吃。我家中有兩套桌椅，高椅子專門留給神父坐的，我很好奇，心想當神父的人大概有尾巴不方便坐矮椅子，好長一段時間我常檢視自己有無長尾巴，也跟天主說，若長不出尾巴就不用當神父了。

我在天主及人前的愛中長大，進了高中，正是青春年少輕狂的日子，想自己雖不算一表人材，但條件還是不錯的，怎麼就沒人來「瞅對象」（陝西土話，即「相親」的意思）。想起小時候鄰居逗我，要給我找個老婆洗衣燒飯，就滿心歡喜地想找個老婆為我媽減輕負擔，不料被她狠狠說了一頓：「不害臊，你是要當神父的人，當神父的人是不結婚的。」我就再也不敢提。高中一畢業，即進了上海佘山修道院修道。

就在我修道最後半年，身體一向硬朗的爹突發心臟病，修道院瞞著我說是姑姑病重，要我即刻返陝西老家，回到家才知道是我爹，他是第二次心臟病突發，住進縣城醫院。我在醫院中陪他幾天，他不捨花錢醫病，堅持要回家，在椎心泣血的情況下，我簽了爹出院申請書。回家不到一週，爹即被天主召回天家，留給我極深的傷痛與自責。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認為是我害死了爹，若他能留醫，決不會這麼快就撒手人寰。回想一日我在醫院陪他，我在一旁專心看書，他睡在病床上，我一伸腰，見他早已醒著看著我，我問爹怎麼不喚我呢？他說：「看你在專心讀書呢！」立時我感受到為父欣然滿足見到他愛子做他喜悅的事。與爹的此情此景，祇有來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再歡聚與重溫了。

爹走後，家中兩個妹妹還在唸書，大妹在大二，小妹還需一年半才能畢業進入修女院，而我的生活費、車資及兩個妹妹的學費，都因爹過世全無著落。我打算離開修道院回家扶持家計及兩個妹妹的學費。主教安慰我說：「再半年就畢業了，我會立即安排給你升神父，如此一來，你就可以減輕家中負擔。」我就留下來。一九九五年復活節，我隨神父到崇明島去做聖週的服務，罷了竟接噩耗，一向器重並關心我的主教突然過世。我萬念俱灰，六個月內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我爹及主教，先後離我而去。天主啊，禱是多麼殘酷狠心啊！今後我將何去何從？傷痛、憤恨、恐懼、無助填滿了我的內心，我走進教堂要向耶穌討個說法！我再無法以謙卑恭敬的心態跪在十字架前，我就坐在十字架前，翹起我的二郎腿，兩眼充滿憤恨，死盯著十字架上的耶穌。

一個聲音自我心底發出：「你為什麼要求成功？」

「我為什麼不可以求成功？」

「因為你要跟隨我。」

「為什麼跟隨你就不能要求成功？」

「因為我還釘在十字架上。」

立時我感到耶穌與我同在一條船

上，祂的慘狀比我更甚，所以我內心那些原先準備好的憤恨、苦痛、抱怨意念竟未浮現出來，我淚流滿面，連本來要與耶穌道別，就像一個做了六年（修道進修六年讀神學、哲學陶成）生意慘敗的商人，打算回老家另謀出路、東山再起的念頭，在我後來升了神父的十一年頭內，直到今天不曾再出現過。

與主高峰交心過，開始回顧並整合自己的生命，感謝主，常安排一些良師益友陪伴並開導我，在與主關係作了一個徹底整頓後，幡然憬悟到，雖然自母胎即被召叫，但從未真正相信過主。我要錢即去求我爹，教會的事就去找極度疼愛我的主教，我的生命是與他們兩個人而非直接與天主連結，也難怪他們的離去使我變得一無所有。天主拿走了我的依靠，雕琢磨練我，堅固我的信德，祂要做我的天主--阿爸父，而我是祂的孩子，寶貝的器皿。偶像階段的我祇懂得要去收受，作了神父之後，懂得給，且必須不斷付出，因為承受於主的恩寵是這麼豐厚且源源不絕。

皈依過程是一生之久，必須要不斷地與主同心同行，走過高山低谷，邁向永恆。主深知我的軟弱，在我生命中賜給我一位吃盡一切苦頭仍堅忍不拔，充滿信德的好媽媽，爹走後的日子由她苦撐著幾畝地，維持著這個家，身

體也因此常有病痛，但每次我打電話給她報平安健康時，她都提著嗓子愉悅地回話，叫我安心做個好神父。修道出國都使我無法承歡膝下，安慰照顧多病寡居的母親。作為人子的我深知，我的一切都是她所關心的，所以進修院不久就養成每週給她寫一封家書的習慣。她識字不多，需找村子裡的人唸我寫給她的信，聽了一遍不過癮，又不好意思麻煩人家反覆誦讀。但她自幼就很會背各種經文，遂買了一本經文書，照著自己會背的經文去逐一認字，這個為讀愛子家書所付出的愛的代價，讓我常體會到那「不辭千辛萬苦為了與人類同住的耶穌，就是要將天父的愛，通傳給我們這些不是太可愛的罪人們」。我不敢小看愛的力量，「愛」使一個不識字的母親，成為陝西村子裡文化水平最高的婦人，就如種子中最小的芥菜子，長成可讓飛鳥來棲息的大樹，何等的信德與愛造就了我母親能自己去讀兒子用心去愛她的故事。

在我結束我的生命故事之前，我還要為一位善牧--周錚神父作見證。一九九六年教區有一個很難搞的堂口，周神父不畏年邁艱辛，自願領命前去。半年之後，才請主教派我過去協助他管理堂口。他常被批鬥，但總以大智若愚的方法，一一化解可能造成的更多更大的

衝突與危機，而我當時不甚瞭解為何不讓剛升神父、充滿活力，想要一展身手的我，出門為他分憂解勞？但他要我讀書，數數院子裡的柿子，就是不讓我出去。後來我才知道外面的紛雜險惡，血氣方剛的我一但出門，不但不能成為天主的和平使者，可能造成更大的分裂與傷害。他的道理講得真的不是很好，但他整個人就是活出天主的美善，為了籌建教堂，買豬仔、樹苗，請教友代為牧放、種植，心心念念為主建造一個能恭敬崇拜祂的教堂。對我個人的關心更是鉅細靡遺。教友送來煤氣爐取暖，他不捨得用，但准我用，又怕我中毒，每到凌晨四點即來敲我房門，祇要聽到我應聲，他就安心叫我繼續睡，他自己則進教堂唸日課，到六點我起身進堂，他已唸罷。我問他今天星期幾，他說：「星期三」，我說：「神父您唸錯了，今天星期四。」他就繼續留著陪我唸。到今天我保持不間斷恭唸每天的日課，為盡我這個司祭小小的本分之一，我深深感謝周神父的身教。那段數柿子的日子，也讓我徹底領悟到天主對「人之所是」遠重於「人之所為」，祂愛我們遠甚於我們外在所做的，也醒悟到「謙卑自己」能讓主成就更多更大的事。

費利蒙天主教華人團體
每月通訊 二〇〇七年五月



本期主題

勝過試探不如躲過誘惑？

伯多祿自信滿滿：「即使眾人都跌倒，我卻不然。」

主耶穌洞察人心：「雞叫前你會三次不認我。」

伯多祿發狠：「即使和你一同受死，我決不會不認你。」

我們都很熟悉這段四部福音都有記載的歷史。天主教的第一位教宗伯多祿，曾經明明白白宣告耶穌：「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曾經被耶穌立為教會「磐石」的宗徒之長，曾經被耶穌要求原諒別人七十個七次的伯多祿，難道不應有「與師父共患難的自信、決心」嗎？

若說有一位宗徒會跟隨耶穌到十字架下，難道我們不猜是伯多祿嗎？

天主最愛的人？

耶穌的徒弟伯多祿和孔子的徒弟子路何等相像，他們同樣直言不諱、忠心耿耿、勇敢莽撞；他們同樣常常被師父大大讚賞，又被師父劈頭痛罵；他們同樣為了師父教導的寶貴信念而慘死。由於伯多祿的個性，他常常犯錯，卻又極端信任

師父，從不隱瞞自己的錯，痛悔而改過。我不禁揣想，天主最愛的受造者，是否就是像伯多祿這樣的人？

如果我猜得不錯，天主就不會太為難犯錯的我們，只要我們保持對天主的純真信靠，全心請天主原諒，任由天主領著我們改過，我們就會是伯多祿，而不是猶達斯這個自以為是，不肯相信天主無限仁慈的悲劇樣本。

如果我們要堅持自己的作法，反而宣稱自己的錯誤是「天主的禮物」。把自己放在一切世俗道德和教會規範之上，以為自己比別人聰明，有才能、成功、有貢獻，已經做了許多有意義的特殊好事，應該比「一般人」享有更多天主直接給的特權，就很可能辜負了天主的一片好意，浪費了天主的仁慈，而不自覺地變成了猶達斯。（請看瑪七21-23耶穌說得多麼決絕，）

天主期望人不犯錯嗎？

天主造人時是按照三位一體的「天主肖像」造的（創一27）。許多人埋怨天主：「為什麼不把我造好一點？更像天主一點？」我若能夠不犯錯豈不省了大家的事？既省了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痛苦，世界也不必像今天這麼複雜！

我們雖不明白天主的心意，卻知道人人都有犯錯的傾向，是既成事實。甚至耶穌教導的「主禱文」也不求我們能「勝過」誘惑！耶穌只簡單地教我們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顯然，人性不容易勝過誘惑，也不讓我們「人定勝天」，天主的仁慈是讓我們「避開」誘惑。我們還沒有犯大罪的人也不要得意，不是自己「靈修好」，而是天主幫助我們「躲過了」犯罪的誘惑。

不過，人的主動是無可推諉的。人在面臨誘惑時，固不可貪圖甜頭，心存僥倖地「試試看，也許天主沒那麼嚴厲？」（人類的始祖厄娃不就是如此嗎？見創三1-6）；更不可自恃神恩，以為自己有多麼「堅若磐石」，再靠近誘惑一點試試看？萬一失足掉進去了，難道還要怪天主嗎？伯多祿豈非已經試過了，失敗了，就「放聲大哭起來」。伯多祿最後還是做了教宗，他靠的是什麼？除了天主仁慈他還有什麼？

兩毛五的誘惑！

就算用美金，誰會為了兩毛五分錢出賣自己呢？

這個主日的福音是好撒瑪黎雅人（路十25-37）。在聖地雅歌老城的百年教堂裡，神父講了一個對小事掉以輕

心，就不容易做成好撒瑪黎雅人的故事。

一位年輕神父到紐約附近的一個農業小鎮，擔任沒有助手的小本堂神父。教堂沒有車，神父搭公車去各地拜訪教友。這天，他上車時司機多找了一個quarter（兩毛五分）給他。他把找零握在手裡，坐下後數了兩遍，的確多找了一個quarter！

他至少有兩個選擇：把這個quarter還給司機，或是當作沒事一樣，反正只有兩毛五分錢，誰會在意？初來乍到，可別太小家子氣、小題大做了？

下車時，神父自然地把quarter遞給司機：「你多找了兩毛五分錢。」司機笑嘻嘻地接過quarter，看都不看一眼：

「您一定是新來的艾神父了，我正在想我們全家是否該回到我幼年領洗的教會，現在我們可以高高興興放心大膽地去了！」

晚禱時，艾神父忽然領悟到，他差一點因為一個quarter，遺失了一家四口的靈魂，出賣了整個天主教會的名聲！誘惑、誘惑，我們總是在自以為最穩當的時候，栽在它手中。天主雖然仁慈，祂已經給了我們自主權，自己選了自己負責。難道還能怪天主不把我們造好一點嗎？何況，天主總安排了好幾個選擇，並不曾害我們陷入絕境。

一般來說，我們只要「不好奇、不貪心、不主動」，天主總會留許多「出路」，還派了有形無形的天使，帶了各樣閃燈信號警鐘標示來提醒我們。只要我們不蒙著眼昧了心（良心），總有許多機會「錯過」誘惑的。

Oops, 犯大錯了, 怎麼辦?

中國人喜歡說：「聰明反被聰明誤」。聰明人常以為：「規矩是人訂的，我是比較『高明』的人，那些『笨』規矩『當然』不能『限制』我。天主知道我的心和我的作為。我是有突破性創造性貢獻的先知，一般人當然不瞭解我的作為！」所以，我是天主特選的，我的作為，就像歐瑟亞娶淫婦為妻一樣，是天主超智的特恩，一般俗人豈能理解？將來，我也不求什麼特殊賞報，至少天主是公平的，祂不會如俗人一般定我的罪，說不定還小小的獎賞我一番。

糟了！糟了！耶穌早知道人類有用「自以為的正義」強辯的習性，就明明白白的說：「人子固然要按照指著他所記載的而去，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的，那人（猶達斯）若是沒有生，為他更好。」（瑪廿六24）；「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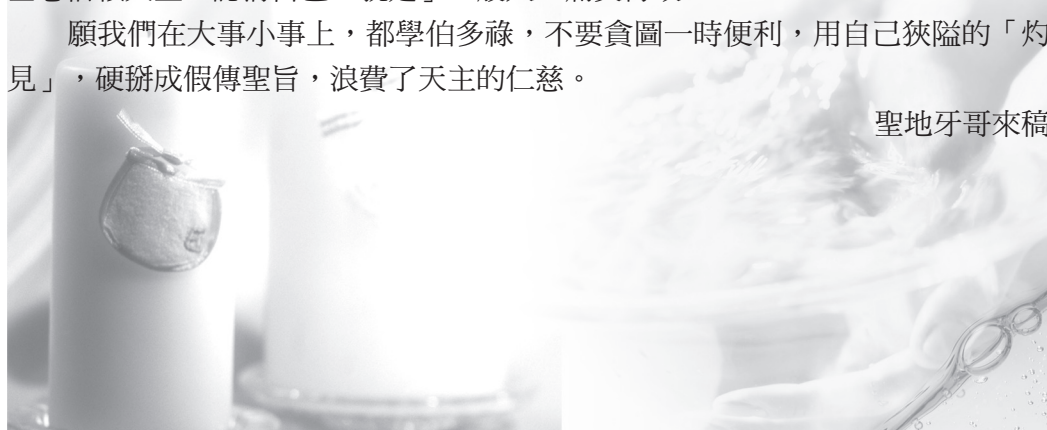
七16)；「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禍的。把一塊磨石套在他的頸上，投入海中，比讓他引這些小子中的一個跌倒，為他更好。」（路十七1-2）

耶穌說得這麼簡單明白，是希望我們放棄強辯的心思，趕快向天主求寬赦：「你們悔改吧！因為天國臨近了。」（瑪四17）；「所以，我告訴你們：你們求，必要給你們。」（路十一9）「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34）

不管我們犯的是大罪小錯，以人看有天淵之別，在天主看似似乎沒什麼差別。只看我們是不是明知故犯，犯了錯又肯不肯全心認錯，徹底依靠天主而改過（請注意：不是單靠自己的決心毅力，也不是完全賴給天主）。我們選擇做伯多祿還是猶達斯，最難的不在天主願不願赦免我們，而在我們能不能100%相信天主的仁慈和公義，相信天主會說到做到無條件的寬赦或嚴厲的懲罰；願意把自己完全「投降」到天主內；願意把心開放給周圍不斷閃現的天使提示；願意丟掉自義自大，全心信賴天主，認清自己「就是」一般人，痛哭悔改。

願我們在小事大事上，都學伯多祿，不要貪圖一時便利，用自己狹隘的「灼見」，硬掰成假傳聖旨，浪費了天主的仁慈。

聖地牙哥來稿





真福八端

—耶穌轉逆為順的教導—

徐卓越神父

用矛盾的話，相反的比方，人家初聽覺得古怪突兀，毫無意義；這是一種很有效的教法。仔細思考後，把原來的情形再深入研究，會有領悟，最後能領會這些話的道理。耶穌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宣講轉逆為順的福音。真福八端是耶穌給世人的禮物。許多人一再地誦讀這八端，一直到記得住、背得出為止。

耶穌不是貴族子弟，不生活於象牙塔內，不與世人的日常生活脫節。祂是平民出身，跟著若瑟學了木匠的手藝，每天與世人接觸。祂目睹窮人的掙扎，貧民無權無力，受當權人的欺侮和壓迫。在祂的視察下，大多數人的生命是災禍痛苦多，幸福喜樂少。耶穌的救

世不單是救靈魂，祂也關心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過長期的思想，耶穌要為人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困難，至少要給我們一個應付逆境的方法。

耶穌的講道有兩個重點。第一是正義：做事為人要誠實公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第二是仁愛：人家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我可不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來報復。假如世人都遵守這兩點，世上的痛苦至少可以減少一半。但是世人沒有都這樣做，所以痛苦充滿天地。就是世人都遵守了耶穌的教導，我們還不能有一個極樂世界，生命還會有生老病死的痛苦。

耶穌傳教一開始就有應付困難苦楚的教導。路加寫的是四禍四福（路六20-26），瑪竇寫的是真福八端（瑪五1-

12)。就是耶穌講得妙，所以瑪竇也寫得好。他把第一端和第八端的結論當作括號：天國是他們的，中間六端的個別結論看起來是不同，但是總結論都是一樣，天國是他們的。只靠自己，人的痛苦永遠是痛苦；依靠天主，災禍有演變成福樂的機會。

在人生逆境的痛苦中，耶穌教導世人怎樣來轉悲為喜，轉災為安，轉禍為福。痛苦往往是



由於貧窮、飢餓、弱小、卑微、失落、失望、無才、無能、無成就、受迫害等等。

1、耶穌對貧窮的應付：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但貧窮不一定是福。貧窮到使人變得窮凶惡極，絕不是好事，反要窮而不偷，鍛鍊志氣，提高人格。相反的，財富容易使人腐敗，歷史上有明證，偉大的人物往往是清寒子弟。耶穌的教導不限於貧窮時期，在富有時，也不要將金錢當作最重要的目標。

2、耶穌對失落、失望的應付：哀

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傷心哭泣常與失望失落相連。信主的人也會嘗到失望和損失的苦味，但是天主是力量，靠著祂就會有希望。擁有希望後，人可以變得不屈不撓。哀慟的人帶著希望是有福的，因為在天主的安排中，最後的結果總是有益的。

3、耶穌對弱小卑微，無權無力的應付：溫良的人是有福，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人在走投無路時，無力無法來抵抗掌權者的控制，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採取敢怒而不敢言的憎恨態度。相反的，為自己建造一條出路，把自己變得溫和善良。這種人是沒有人能征服的。

4、耶穌對飢餓的應付：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在荒災時，人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伙食。假如在肚子饑渴食物時，靈魂渴慕天主和祂正義的話，他的人生觀就會高貴起來。饑荒過去後，他還會渴慕天主，這樣的靈魂一定會得到永恆的飽飫，這種飽飫就是擁有天主。

5、耶穌對無才無能，無成就的應付：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自己發現無才無能，無成就時是非常的可憐和痛苦。這種人一定不會輕視失敗的人。相反的，他會有一顆憐憫和同情的心，他會有許多朋友。在有

成就和有朋友的比較下，有朋友的人是更有成就的人。

6、耶穌對社會淫蕩無恥的應付：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講得高尚一點，英雄難過美人



關。講得下流一點，吃喝嫖賭的人是在走下坡路，有時一落千丈，有時自暴自棄，結果是一敗塗地。心裏潔淨的人超越肉慾，擁有清晰的眼光和正確

的判斷，天主會變得更明顯切實。

7、耶穌對不和睦的應付：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相罵，相打，鬥爭，打仗，戰爭，轟炸是多麼的浪費和殘酷。輕的是傷心忿怒，重的是家破人亡。憎恨的磨擦沒有勝者，往往是雙方俱敗。心平氣和倒是健康快樂的根源。寬恕和好是天主的家風。

8、耶穌對受侮辱毀謗，傷害壓迫的應付：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義人受迫害是因為他們做了義事。雖然是受了極大的心酸

和痛苦，他們倒有內在的滿足。為了天主的正義而受苦受難，當然會得到天主的降福。心理學家對這種現象也有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集中營裏，無數無辜的囚人在那裏受苦等死。有些囚人可惜自己的生命是這樣白白的浪費掉，生命無意義，不想再活。有些囚人努力設法把他們不可形容的迫害加上意義，結果他們的死亡率比生命無意義囚人的死亡率要低得多。

真福八端是成聖之道，也是日常生活的指南。這種無價之寶的教導，我們要好好的記著，熟練到像能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更重要的是要在各種逆境中，把真福八端的精神在生活中發揮出來。

心聲July 2007

信仰與生活

送米上門

賀湯一煌神父晉鐸金慶

丁穎達



一九八八年的復活節假期間，我決定去朝聖，為病重的母親求奇蹟。我先飛到底特律，醫學院的老同學陪我去可敬的索拉努斯·凱西神父墓前祈禱。我接著驅車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滿地可真福安德修士的大聖若瑟誦經堂。

途經多倫多時，我去拜訪了導師的女兒，她在多倫多大學就讀，並且剛領洗。在她士嘉堡房東家附近一棟房子的門旁，掛著「中華殉道真福天主堂」的牌子，我好奇地前去按門鈴，就這樣見到了湯神父。

神父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竟然對一個突然蹦出來的毛頭小伙子待如上賓。那時是創堂始初，一切從零起步。神父娓娓道來他對教會的忠誠熱愛、以及為華人團體服務的理想和遠景。我在一旁洗耳恭聽，深受打動。

天色漸晚，我起身告辭，神父卻堅持要留我吃飯，讓我盛情難卻。他先帶我到一家超市買米買菜，接著又去一家中餐廳叫了外賣。雖然我們有聊不完的話，但我一直納悶神父在幹嘛，又不好意思開口問。

然後我們開到一個公寓樓區，神父要我幫他一起搬東西，我欣然領命，挑了最重的一袋米擦在肩上。神父帶著我上樓，敲了一家的門，主人非常高興地開了門，歡迎神父和我這個陌生人。放置妥

物品後，神父帶大家唸飯前感恩經，接著一起動筷吃他從餐廳買來的飯菜。

我聽廣東話很吃力，但注意到這家有父母姊弟，從衣著和家飾看來生活有些拮据。剛開始我以為他們是神父的親戚，然而從談吐之間發覺並非如此。他們從中國移民加拿大後立足困難，父母和姊姊都找不到工作，全家僅有的收入就是弟弟一人在餐廳洗盤子賺的辛苦錢。他們是教友，找到神父後，就不斷得到神父的關心和接濟。

回程時，神父感嘆經濟不景氣，新移民謀生不易。我問神父是否認得不少這樣的家庭，他淡淡地說有很多，而且不是每一位神父都樂意幫忙，因為是無底洞。他看不過去，就盡力能幫幾家是幾家。我感動之餘，掏出了少許零用錢，硬塞給了神父。

我原打算晚上開車，但神父一定要我留宿。他說我路況不熟，再加上冰天雪地，實在不甚安全。恭敬不如從命，跟著神父晚禱、拜聖體後，我就呼呼睡去。早上起來後，神父關心地問有沒有睡好，又招待簡單的早餐。我與其他幾位教友在地下室的臨時小聖堂參與了彌撒，領了基督聖體和降福，依依不捨地向神父告別，然後迎著冬日的太陽上路。空氣是冷颼颼的，但我心裡卻是暖洋洋的。

臨走前，神父再三叮嚀，要我謹慎駕駛，每隔兩小時開點窗，休息一下，千萬不要疲勞開車。神父好似一個從小看我長大的親人長輩一樣，循循善誘，讓一個浪跡天涯的遊子由內而外感受到基督愛的溫暖，並且學到怎樣把基督的愛帶給別人。

後來從報導中不斷讀到中華殉道聖人堂(中華殉道真福們在主後二千年被宣聖了)的教務蒸蒸日上，一躍成為北美地區最大的華人天主教團體。我每次都非常感動、非常欣慰、也非常羨慕，因為我知道那裡有位我見過的好牧人，基督甘心樂意把更多的羊送到那裡去，由他看顧，只可惜自己住得太遠，無法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這次在北加州聖荷西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服務時，聽到尹志文姊妹說起今年正好是湯神父晉鐸金慶，讓我終於能藉此把一段「陳年往事」寫出來。盼神父的鐸品和嘉言懿行時時激發我們在基督內的熱火，激勵我們用基督的心去關懷身邊的小兄弟。

最後，我願用拉丁文祝敬愛的湯神父神形康泰、德化日隆：Ad multos annos, gloriosque annos (May you live many more happy and joyous years)！

《湯一焯神父晉鐸金慶紀念專刊》

加拿大多倫多天主教中華殉道聖人堂出版



一封遲來的信

親愛的蔣伯母：

主祐平安！

很高興能在久未聯絡的時刻，又能在廷信家聽到您慈祥的聲音。知道您身體不錯，以九十多的高齡關心人，每天熱心祈禱…真是天主的降福！

謝謝您奉獻的1000美元！100元給在菲接受培育的年輕修女買了幾本英文的彌撒經本。六月我去了一趟邯鄲。那邊比較貧困，但看神父修女的傳教熱誠令人感動。那邊的修女為了傳教，打印一些資料，又用700元替他們買了一臺電腦。正好，又碰到一位神父（非常善良）辭退一位員工，員工不滿將他打傷，住院開刀。去探望時，將您給的哀矜給了張神父。十月有三位執事要晉鐸，請為他們祈禱。

我還好。多年在菲培育來自中國大陸的修女，也輔導修士們。每年去中國二趟，這些年往比較貧困的地區。那邊可做的事很多，每年領洗進教的人不少，修士修女特別需要培育，請您為他們祈禱。聽廷信說：廷俠和沈藝甲目前也熱心福傳，真好。蔣伯母，再次為他們（中國接受您恩惠的人）謝謝您！不多寫，常在祈禱中記得您、您們全家。敬祝

主祐時時！

晚 馬修女敬上 7/8

（寫此信時，馬修女尚不知蔣媽媽的代禱處已改到天堂）



沈藝甲

住在聖地牙哥，受大家敬愛的蔣媽媽被天主接回去了，深愛她的親友們分享了他們對蔣媽媽的不盡思念，表達了對她的感恩。

照顧中風妻子的張伯伯，懷念蔣媽媽的叮嚀：「張伯伯啊！你不要忘記你已是八十年紀的人了，照顧張媽媽是很要緊，但照顧你自己也很要緊的了。」

教會中的Lina向廷俠抗議：「妳不要以為她只是妳的媽媽，她是我們大家的（蔣）媽媽！」

曾在美東唸大學，每次回家必「專訪」蔣媽媽的「小」朋友，Annette最記得的電話留言：「恬恬啊，這是好婆。不用給我回電話。我知道你很忙，我只是想要聽到妳的聲音！」

Ann-Li回想和「好婆」熱烈討論英語彌撒中神父的證道，以至停車在家門前一個鐘頭卻忘了下車的溫馨往事；抱著好婆最愛的，總要枕在頸下才舒適的小熊熊，哭得唏瀝嘩啦：

“She is my third parent. I love her!”

Will為了趕回溫哥華，雖然和「好婆」兩天兩次道別，被好婆「命令」該走了，仍然一個人倚門呆呆望著Carmel Valley，傷心地站了一個小時。

呂神父深受感動，講了第二段證道：「蔣媽媽是人生七十才開始的最佳榜

樣！她在七十歲以後，越活越把天主的愛散發給周圍所有的人，包括相差六、七十歲的小『朋友』，不只限於自己的子孫親戚。」

的確，看蔣媽媽早年的照片，並不像後來那麼慈祥和諧，滿面由心底發出的歡喜。「先知在本鄉是不受尊重的。」（谷六4）蔣媽媽是我的岳母，在蔣爸爸歸回天家後，和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屋頂下二十一年。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並不使我特別尊重我的岳母--蔣媽媽。但是，自她和我們同住開始，她越來越不與我們一般見識；請她煮拿手的紅燒魚和蹄膀，她就燒；請她不再用手洗碗改用洗碗機，她就隨我亂搞。她懂得從總攬大局逐漸退下，有時也請我們為她服務一下。但她總是照顧自己的貼身衣物和清潔，永遠乾淨俐落，笑顏對人；永遠關心別人勝於自己。只有



在急診住院期間，纔由廷俠二十四小時貼身照護。

像許多人一樣，我也是在蔣媽媽過世後，才恍然發現：「原來你也曾和蔣媽媽……」。才發現大家愛蔣媽媽是

有個人獨特原因的。當我協編彌撒紀念冊時，讀了大家真心的感恩懷念，我不得不說：我們真幸運，和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同行二十一年。

蔣媽媽過世前後，有許多奇跡巧事，我們雖不特別強調信仰產生奇蹟，也高興稱妙，衷心感謝讚美天主。蔣媽媽是在蔣爸爸的主保洗者若翰（John, The Baptist）的生日（六月廿四日），由二十三位親友環繞著，被主接去的。

對於我們，特別對同為基督徒的好姊妹們，蔣媽媽當然不捨得這暫時的別離，她的心意更可能是：「一位蔣媽媽離開了，許多新的蔣媽媽開始成型！」（請參閱聖經若望福音十二章廿四節）

有一次，我聽到一位新領洗的姊妹說：「蔣媽媽什麼都有了，什麼都好，她當然快樂慈祥。」她只看到了蔣媽媽甘心接受磨練和聖寵的表面。

像蔣媽媽這樣經歷中國百年動蕩的長輩，當然不會像今日美國出生的孩子們，一生平安幸福，從不知逃難死亡、饑餓恐懼憂傷。恰恰相反，蔣媽媽的童年及早歲婚姻，充滿艱苦挑戰，包括失去頭胎兒子，車禍奇蹟生還，辛苦養育八個兒女，和在大環境的顛沛流離中，及蔣爸爸學者從商失利的拮据中，照顧支持丈夫。



生兒

於一個母親，這是何等殘酷的煎熬？

然而，蔣媽媽挺過來了，而且逐漸成為一位全心全靈全力，愛神愛人的天主教徒。她戒了煙，每天做運動，越活越挺直健康，越活越享受生命。她把對天主的愛和對生命的積極樂觀，自然而然地輻射給周圍的人。以至有人以為天主特別厚愛蔣媽媽，她什麼都有了，是豐富完滿的榜樣，是人人羨慕的對象。

過去五年，蔣媽媽和我們（包括醫生們）都不知道，除了老年人常有的心臟病、膽固醇等問題外，蔣媽媽還可能患有更嚴重的其他疾病。她勇氣十足地長途飛行，去了大陸、臺灣見親友，經歷過北京機場零下七度的考驗。到牙買加（Jamaica）四代一同度假，和十六位家人教友同乘遊輪去墨西哥玩，又在

今年五月遊賞了Getty Center，度過豐富有趣的金色晚年。在她回天家前幾日，纔被醫生確診為末期肺癌。蔣媽媽始終沒有受到致命疾病對生活品質的影響，這完全是天主的特別恩寵。

我們愛蔣媽媽，並不只因她是我們親愛的媽媽，她更是世上的Mary（蔣媽媽的聖名是Mary），是我們世間生活的好榜樣，只要學她克服考驗，我們都有可能成為別人的天使，另一位因她的種子而再生的蔣媽媽。

今年五月遊賞了Getty Center，度過豐富有趣的金色晚年。在她回天家前幾日，纔被醫生確診為末期肺癌。蔣媽媽始終沒有受到致命疾病對生活品質的影響，這完全是天主的特別恩寵。

我們愛蔣媽媽，並不只因她是我們親愛的媽媽，她更是世上的Mary（蔣媽媽的聖名是Mary），是我們世間生活的好榜樣，只要學她克服考驗，我們都有可能成為別人的天使，另一位因她的種子而再生的蔣媽媽。

聖地牙哥

祈禱 信德 與感恩

● 黃定賢

主 耶穌說：「你們祈禱時，不論求什麼，只要你們相信，必定可以得到。」（谷十一24）

今天我能夠跟諸位一樣來到聖堂參與感恩祭典，我要感謝我的另一半，是他在我們結婚後，把我領進天主的羊群中。在過去五十多年的生活裡，我們曾經遇過一些困境也得過重病，都是在我們祈禱中懇求天主賜予宏恩，而遇事化吉、轉危為安，深深地體會到天主的大愛。

現在要分享的是我們搬來費利蒙（Fremont）之後所遇到的事。我們都知道中老年人，每日能步行三十分鐘，是有益於健康的。在二二零一年十月一日的清晨，我們照例外出走路。由於我先生看了一份運動雜誌的報導，說走路的速度要快點兒功效會更大。那天他為了「功效」，就一路領先，我在後急急地追趕。因為速度快，我的腳一閃失，身體重心不穩，就衝向前趴跌在人行道上。由於臉部碰撞到地面摩擦的關係，右臉受創鮮血直滴；我的眼鏡被摔得老遠，鏡片也破了，整個人痛得爬不起

來，後來經我先生和路人的協助，才把我拉扶起來，艱難地走回家。

這時，兒子正要開車去上班，見狀立刻將我送往華盛頓醫院。醫護人員也緊急地要我進入X光室，照了很多張片子。經醫生診斷後說沒有骨折，但她拿了一面鏡子要我看受傷的地方，只見自右眼簾以下直到下巴，一大片紅紅的，上面還沾有泥沙。她一邊處理受傷的臉，一邊叮嚀：「要按時擦藥，要小心不能感染發炎，以免留下疤痕。」因為我是聖母軍，每天除了念軍券與玫瑰經之外，就是默默地、不斷地為這件受傷的事「感謝天主，讚美天主」！

十月九日上午，我的左眼突然看到一個小黑點，在眼前不停地閃過，令人很不舒服，於是立即到眼科宋大夫診所。經他檢查後說：「這是飛蚊症，可能是摔跤引起，也可能是老化的原因，沒有藥物可治療。」小黑點在左眼內飛來飛去，已經一個多星期了，令我感到沮喪。十月十七日早上，正閉眼默禱時，忽然左眼裡有一道亮光閃過，嚇得我趕緊跟上主說：「主啊！祢曾治好了很多個瞎子，求祢千萬要救我！」見了宋醫生，檢查後，他說：「看到閃電亮光，可能是視網膜有問題。」要我立刻轉診去見視網膜的專家李大夫。李大夫是名醫有好幾間診所，那天，他不在

Fremont。好不容易掛到十月二十日下午的號。我們聖母軍姐妹們知道我跌傷的事，每天也在為我代禱。我呢？更是不停地求天主，但是最後還是說，一切承行祢的旨意。

就在等待看診的那三天內，小蚊子出現的機率減少了，而閃電也沒再出現過。經李醫生仔細檢查後，告訴我說：「還好，視網膜沒有剝落，也沒有剝離，你可以回到宋大夫處復診。」這才放下一顆緊張不安的心。我在心裡馬上高呼：感謝天主的仁慈！

十二月十二日我去宋大夫診所復診，他仔仔細細地檢查，詢問我這一個多月的狀況，然後很輕鬆地對我說：「一切OK，眼睛已恢復正常！」我聽了高興極了，心中直喊著，阿肋路亞，讚美天主！

這次的災難來得急，去得也還算快，重要的是結局完美，臉上沒留下疤痕，左眼已恢復正常，我還因此配了一副新眼鏡。我對上主說：「主啊！謝謝祢的考驗，謝謝祢的救恩！」這正如聖詠第三十四篇第七節中所說的：「困難的人一呼求，上主立刻俯允，並且拯救他，脫離一切艱辛。」

費利蒙天主教華人團體
每月通訊 二〇〇七年五月



苦難的背後

●老英

災難是痛苦，不受歡迎，死亡的痛苦更難以形容。我們為這事流過多少眼淚——新兒的去世。

雖然四年過去了，現在提起來，仍然心頭隱隱作痛，但是，我們仍然感謝天主。

新兒對父母尊敬孝順；對愛妻互教互讓，照顧愛護；對兒女們任勞任怨，慈愛又無微不至；對朋友兄弟親切友善和平相處。這樣好的兒子，唉！他不是死了，而是被天父接去了，我們將來在天家必定相會。

今天上主既然容許，必然有祂旨意；上主不會做錯事，我們在苦難中已看見祂神蹟。

上主是生活的主，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我們不明白人生的每一件事，沒有人知道人生將發生什麼事。我們知道，生命並不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確信祂掌管著一切。

苦難好像人生畫冊中深沉的灰黑色部份，多麼叫人心碎，多麼叫人苦惱啊！但是在苦難過後，我們看見恩典。

在這灰黑色的背後，透出一絲金光，彷彿晨曦，漸漸變作一幅極美的圖畫。

人生豈不也是一樣，充滿了苦難、傷痛和眼淚？但要是沒有上主，人生何來的希望？

然而，因為有上主，人生中的黑暗就能變成光明；苦難能化為恩典和喜樂。阿們！

伯斯（Perth）華人天主教團體季刊第三期

靈修與生活

相遇不是偶然

張弘俊

連續七週的「相遇不是偶然」研習會，在六月一日結束了。感謝天主在這七週的祝福與恩寵，使得服務的聖神同禱會會員，以及參與研習會的每一位兄弟姐妹，都在天主獨特的召叫及恩賜之下，獲得了一份「量身訂作」的禮物；並且在會後的分享見證，又得到額外的驚喜。天主是豐富的，祂絕不吝於施恩給尋求祂人。讚美感謝主！

與主耶穌相遇絕對不是偶然，祂帶著滿滿的愛，在我們的心門外敲門。祂貴為天地的主宰，宇宙的君王，卻不破門而入，反而耐心的等待。祂用各種方法敲門，這次祂得到了我們團體中的四十多位兄弟姐妹的回應，將心門打開，迎接久候的主耶穌，經驗到祂的真實臨在，使得參與的人發現他們的信仰更加成熟，生命更有活力。

在三月中旬，聖神同禱會的成員，在教堂齊聚，分辨天主對團體的召叫時，徐神父帶領我們做會前禱。他在祈禱時求主為同禱會大開服務之門，之後，他因為有訪客就離開了，當時神父恐怕還不知道我們要做什麼，其實我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只知道裏面有一個催促，所以要團體一齊來分辨。神父的「先知話」（神恩的一種），帶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另外一個神恩）。因此，當天每一位會員表達出一致的決定「YES」。本來要以「聖神內生活」為題，後來譚立偉提議換個較有吸引力的題目；於是蕭莉莉提出「相遇不是偶然」這個主題，得到大家一致的贊同。於是短短的一個小時內，我們將美國主教團所出版的一本《聖神內生

活研習工作手冊》介紹給大家，並順應我們堂區的情況將主題稍作調整，然後鼓勵大家主動出來作見證，我們就懷著感恩的心回家了，心中想著：天主竟也召叫了我們！我們的確是等待了許久，但現在被召叫了，也覺得有點突然。但是我們深信「那召你們的是忠信的，祂必實行。」（得前五24）所以我們仰望祂，信靠祂，也願意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準備這一個研習會。其實，我們也深知，擺宴席的是天主，我們只不過是迎賓端菜的僕人而已。

在準備的四週時間裏，天主讓我們找到了台灣永泉教義中心所編的「在聖神內生活研習會手冊」，是給參與研習會的人，每天的讀經及默想的材料，又讓我們找到一個天主教神恩復興網（<http://www.tianzhujiao.org/ccrm/type.asp?typeid=31>），得到了許多的教材；譚立偉和金莉回台灣又幫我們找到王敬弘神父的博士論文「神恩與教會」；加上疏效平的錄音帶；天主知道我們沒有經驗，所以已將一切都為我們預備好，我們只要勇敢地站上去就行了。於是柯靜茵設計了海報及宣傳單，大夥便努力地去邀請人來赴天主的盛宴。

一個月來同禱會的團員每天為研習會，以及主所召叫和我們所邀請的每一位兄弟姐妹祈禱。四月廿日是第一次

的聚會，那一週有兩次的感動，知道天主要祝福這個研習會，只是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祝福。服務的團員在六點三十分前就到教堂，我們決定提前到教堂，先為當晚的研習會及所有與會者祈禱，並將場地佈置好；我們也決定一起共進晚餐，先有一個共融；於是許多兄弟姐妹自動地登記要準備晚餐，由於只有七週，不是每一位都有機會準備晚餐，有的人就出錢贊助。「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我們體會到聖詠第一三三篇所講到的意境，真的，主內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生活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他們時常團聚、擘餅、祈禱。」（宗二42）

七點整，我們便進入祈禱中，將晚上的聚會交在主耶穌的掌管中，也奉主耶穌的名將所有的阻擋捆綁及所有的害怕驅散，所有的桎梏釋放，並求主賜下聖神來帶領所有參與的人。結果第一週晚總共有四十多位兄弟姐妹共聚一堂，我們製作的五十本研習手冊，差點不夠用！就這樣一週又一週，除了有幾次因為喪禮而人數稍減之外，幾乎每一位參與的人都堅持到底了。真是感謝主！是誰讓這麼多人放下手邊的一切，連續七週都來參與這個研習會呢？是宣講者嗎？是作見證的人嗎？是帶領讚美敬拜者嗎？是教堂嗎？是有好吃的嗎？

是有獎品嗎？是人情嗎？是壓力嗎？其實都是主的恩寵。「因為連我們有知恩報愛的心，都是出自祂的啟發」（通用頌謝詞四）；「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辛苦。」（詠一二七1）我們不斷地祈禱，尋求主的旨意，也仗賴祂的助佑，仰望祂的供給，一切美好來自祂，一切光榮也都歸於祂。

研習會前四週，我們從天主是愛，救恩，新生，講到天主的恩賜，為預備大家在第五週接受聖神內領洗。每一件事對我們每一位服務和參與的人而言，都是新的。日華在這一次勇敢地擔下讚美敬拜的領唱，為主站在服務的位置上，拿起麥克風又唱又跳，每週還為選歌精心設計，期望讚美敬拜的歌，能讓人打開心迎接耶穌。同禱會的成員，平常的確有許多的見證及分享，可是面對四十多個人，又要不看稿講，為每一位都是新鮮的經驗。而且這一次下來，沒有人重複講，也幾乎沒有一個人漏掉的！每一個人都勇敢地為主作見證。主題的宣講對我而言也是一個蠻大的挑戰，因為時間不多，但卻有許多要講！但是靠著主，一切都有祂的節制與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第五週的覆手祈禱，有許多人得到了各種不同的神恩：有舌音，有的得到了安慰及治癒，有的

在聖神內休息，有的得到信心，有的對主耶穌重新燃起的愛火…，最後兩週，我們鼓勵所有參與的人，繼續在主內成長及成熟，天天讀經，祈禱，作見證；參與信仰的團體，讓團體幫助個人的靈修，並且讓個人的靈修帶動團體的成熟，使得團體成為一個愛的團體，吸引更多的人來加入教會；我們也鼓勵大家出離世俗，進入福地，經常與主耶穌在一起。

在加入信仰小型團體上，大部份的參與者都願意來加入聖神同禱會。這是我們所始料未及的，因為我們知道許多人不習慣同神會的祈禱方式，不過如果八十幾歲的王媽媽，周媽媽，都能樂此不疲，並因聖神同禱會得著力量，相信多來參與的必然也能接受這樣的祈禱方式。我們也相信是七週來，主不斷地在每人的心中作工，在外面清除疑懼，並且在內心深處放下渴望，使得大家願意來藉著聖神同禱會尋求主！因為預期人數會增加，所以我們必須到教堂來舉行。在此也邀請大家在星期五晚7：30到教堂來與我們一起祈禱。再一次地感謝讚美主耶穌，願一切的光榮都歸於祂直到永遠。阿們！

心聲July 2007

主愛相送到小城 遠近嘉賓溫馨多

Rita

雖然我從小就領洗，按時望彌撒，總不覺有何特殊。但在四年前，在主的帶領下，參加疏效平弟兄講習會，與主相遇，才將心門打開，接受聖神的洗禮。慈悲的主，就這麼將救恩澆灌下來，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們全家。兩年前從台灣移民到Bellingham，一切都是如此順利。每每彌撒悠揚樂聲中，更感念主給的豐厚恩典，不禁問主，我能為祢做什麼？

來美前曾參加台北聖家堂聖神同禱會兩年，大夥一起祈禱、歌詠、聆聽分享，獲益良多。一直在享受著熱心的神長及姐姐付出的成果。巍巍宏恩，白白領受，然後呢？所住的城鎮華人天主教友不多，主日彌撒來參加的人數有限，至今尚未有華人團體。從小到大，個人一直是默默無聲的小老百姓，也甘之如飴。而今內心總有些懸念，是該為教會做點事了！我能做嗎？將活動DM草稿存在電腦裏，一

擱就是兩、三個月，不能再等下去了！電話中Assumption天主堂牧靈部主任Dr. Kathy Ernst很贊同這個活動，願意將堂區內Stafford Room免費借給我們。宣傳的DM是以中文寫的，當面為Ernst女士翻譯後，她主動將它影印並貼在教堂三個入口，祈願聖誕彌撒的人潮中，有更多朋友知道這個活動。也將傳單寄給Sacred Heart及St. Anne天主堂的神父，請其代為張貼。

雖然一直將這個活動放在祈禱中，也請一些主內朋反代禱。眼看一月六號活動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很多人跟我表示：「到時再看看，儘量來。」答案真不確定，可喜的是趙姐妹表示一定會提早來，並主動購買了紙夾、紙杯，非常感謝。我的心情開始緊張焦慮起來，好多屬「人」的擔憂襲擊過來。「房間借那麼大，如果沒人來怎麼辦？」如果……萬一……。這時一位主內的好姐妹在電話中提醒我，我們做的一切事

要順從主意，是祂要的祂會祝福，祂會帶著你的手來做，祂會成就。你把自己搞得緊張兮兮，應該不是祂樂見的。是呀！活動的主題，不就是希望大家分享主的愛，瞭解天主教的美嗎？如果內心沒有平安，怎能見證主的榮美？凡事就交給祂吧！盡力就好。

期間發了封電子信給西雅圖華人教會的葉蓁夫婦，聽道明會趙修女說，他倆靈修生活很深，且熱心事主。想請教他們辦活動的經驗。他們果然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最後順帶一筆，希望他們能來參加。但內心忖度，距離這麼遠，怎麼可能？然而多麼奇妙，活動的前兩天晚上，竟接到劉修女的電話，說當天會有五部車從西雅圖北上過來，更有一對母子，從溫哥華南下參加……！往返一趟要三、四小時車程，現在油價又貴，僅為這一小小活動？聽修女說是張弟兄發起的，但原諒我的無知，誰是張弟兄？是主派的天使吧！

活動當天，天氣異常的好，早上還出現陽光，前幾天都是颶風下雨哩！大夥見面好熱切，無論從遠或近，是在主內或仍在追尋，見面都有它的意義。神長劉修女及唐修女都到了，各地朋友也陸續進來，三個圓桌都坐滿了。活動過程，也參考過去在聖神同禱會的經驗，一起祈禱，歌唱，讚美感謝，見證及聖

言分享。那天是主顯節，我們分享了聖保祿宗徒啟示的奧秘：「藉著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穌內與猶太人同為繼承人，同為一體，同為恩許的分享人。」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五、六個可愛的孩子在一旁安靜的玩著，一切都是主的手默默帶領。最後由張弟兄帶我們牽手齊誦聖母經，並作結束禱。大家都好歡喜。許多人再到隔壁聖堂望五點的彌撒，後來聽姐妹們分享，彌撒當中他們領受了很多祝福，也表示這次活動的程序，可作為籌辦中青年活動的參考……多麼感謝聖神的祝祐，「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羅八28）。

必須一提的是，感謝西雅圖天主教華人團體，您們是多麼共融，敬主愛人，這份信德的光與熱，不但照亮彼此，更將它擴散到別的地方與人分享。那天，在許多尚未信主的朋友面前，展現了基督徒的愛！您們是多麼為主所祝福的團體。在此期間，個人學到最大的一課就是不斷祈禱，凡事交託，全心委順，一切盡力，順服於祂的聖意。至於下一次Bellingham天主教華人信德分享活動，在什麼時候？不會太遠的，有您們的祝福，更有聖神的帶領，一定不會太遠。讓我們齊心努力吧！

回響第121期



無聲避靜

徐憶曾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無聲避靜。第一次參加時，我們的兩個兒子還年幼，那次避靜印象深刻，等於是為我開啟了進入靈修的門，讓我對天主基督有個認識。從那以後我常加入教堂（St.Cyril Church）讀經班。三、五年下來，研讀了好幾部份新舊約裏的福音、書信，和創世紀、出谷紀等。從讀經班裏大家分享各人對討論題目的內容，和自己的信德，這些過程讓我從一個幼稚生的基督徒進入成長中。

今年（二〇〇七）二月底前，我參加了第二次無聲避靜（Silent Retreat），凡是參加者，彼此之間不可交談或說話。這個避靜的場地是Cenacle Retreat House, 420 N.Kirkwood, Houston, TX.雖然是在城內，由於佔地廣大，有高聳直立的松樹圍在四周，中間有幽美的園子，園內有平坦的草地，沿著松樹間有碎石走道，有杜鵑花、小水泉，有坐椅在水泉邊，也有吊椅在兩棵樹之間。藍天白雲在樹梢上忽顯忽隱，微風輕輕拂面而過。偶而傳來幾聲小鳥輕快的啼聲，在這平靜安詳的環境中，我的心神也隨著平靜清爽起來，心中無憂無慮，似乎我已進了一個新環境，脫離了繁雜的世俗人間。

這次避靜的主題是Re-Lenting, Re-Penting，是由一位年長白髮的耶穌會神父 Rev. Larry Gillick來主持。他雖然是滿頭銀白色的頭髮，卻沒有衰弱的老態。聽他

的講解，不難發現他是位博學者，具有深厚的神學和對心理學有研究的神父。

他常以現世社會形態做比喻，深入淺出的印証，讓我們能更深入的瞭解。他有時引用聖經裏幾個我們熟悉的例子或故事，來加深我們的印象。當他唸聖經裏的章節時，他用特別的經本——Braille Bilde是用手指摸著來唸的，因為他是雙目失明的神父。他在祭獻彌撒時，把整個過程，以說話的方式傳給我們，聽來如此的自然，似乎把我們引入耶穌最後晚餐的現場了。

現在把神父講解的幾個重點向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定立身份

當我們領洗時，神父會說，「因父，及子，及聖神……。」就在這領洗的儀式中，我們變成天主的兒女，就如同耶穌在約旦河受洗時一樣，有聖神降臨，並告知世人，耶穌是祂的愛子。當我們定立了自己身份之後，我們的行為和做事的態度，也就很自然的隨此身份表顯出來了，就不會以錢財、名譽來定立自己的身份，一生追求金錢或名譽。所以我們要抱定自己是天主兒女的身份，就不會盲從社會上其他的誘惑了，給自己生活上增加許多累贅。

第二，接受聖事

接受聖事後，就應以行動在生活中表現出來。如領了聖體聖血之後，就應以我主耶穌的指示去行事為人。

第三，天主的愛是無限量的

天主的愛是無限量的，也是無條件的。是天主要給我們，而非因我們做了什麼才可得到天主的愛。有了這清楚認識之後，我們更會向天主愛我們的方向走去。更增強我們的信德和信心（Faith）。我也曾聽過一位神父說，“Faith is a relation”。這關係是兩者之間有相關，有影響的關係。我相信做教友的都會明白，我們自己與天主的關係的。

我喜歡無聲避靜，因為在這種情況中，個人不會受到他人的干擾，可以自己單獨平靜的觀察自己的內心。這麼做對自己靈性上的成長很有幫助。我將自己的實際經驗，簡單的與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有機會，親自去體檢一下無聲避靜的好處。

心聲July 2007



淺談人格九型

小瑪利亞

本書，若鋪陳其中的精神或理論，沒有深化在生活中，時間一久，大多不復記憶。一份省思，若不曾體現在生活裡，仍是一個抽象的意念，沒有行動的效果，原先觸動心弦的感動也多半不會久留。

第一階段的初級人格九型研習會，在聆聽，答問，對過去的發抒，和滿堂的笑聲中圓滿結束，留給參與者的不論是找到自我的喜樂，赤裸裸的獨白，更深的好奇，接納別人的度量，或是對自己的承諾，都有待進一步的體會及生活的落實。這樣，人格九型便不會只是你閒來無事，閱覽過的有趣書籍之一而已。

人格九型不容易懂透，但它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靈修工具之一。藉著與夫婦周末營的緣分，我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去學習並運用人格九型，也看到它對我個人、夫妻與家庭關係產生許多正面的效果。可以肯定的是，若不緊抓著自尊心不放，不推諉，不逃避對自己說真話，人格九型可以繼續伴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不自私，服務他人的基督徒。也因此，試著拋出磚來，希望為有心進入人格九型堂奧的人，也許可以作為墊腳石。

1、判斷別人，永遠會比誠實面對自己要容易。

人格九型幫助人去了解看不見的「行為動機」和「內在需求」，但絕非判斷他人的利器。因為，隱藏在行為後面的動機和內在需求，是隱密的心事，甚至連自己都不一定完全明白。除了個人的心理健康程度會決定內在需求的高低層次之外，性格的輔助側型，及安全與冒險的狀況，都會影響性格的變化。

對自己的「行為動機」和「內在需求」的了解，是了解他人的基礎。事實上，因不了解自我而產生的幻覺面紗，是造成對人與事物錯誤判斷的主要原因。

我們常聽到：「把眼睛放在耶穌身上，棄絕自我。」，是絕佳的靈修指引。很可惜的是，我們更容易做到的是把眼睛放在別人的缺點上，棄絕的是別人真正的需求。

2、性格上的盲點，常是如影相隨，沒有祈禱的分辨，只會處在虛妄之中。

自己未曾察覺的潛意識裡的執著，與性格上的盲點彼此惺惺相惜，不斷認識自己潛在的執著或心理需求，並超越它們，是畢生的事功。知道自己內心的需求，比不知道要好；了解為什麼，比不了解重要；渴望超越，比不渴望超越更接近主心。知道後，可以面對；了解後，會對他人的需求寬仁些；渴望超越時，因為深度的了解自己所要面對的掙扎，會知道要不斷祈禱，依靠主耶穌。為沒有信仰的人，謙卑持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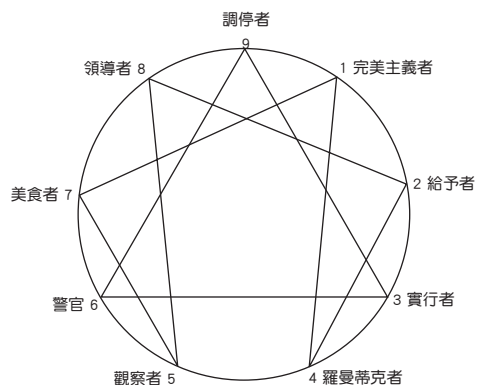
努力之外，我想一個團體或知心好友的幫助，會比沒有好的多。

3、情感，行動與關係能力均衡發展，自我與利他兼顧。

人格九型分成三個組型，二、三、四型屬於情感組型，五、六、七型屬於行動組型，八、九、一型屬於關係組型。情感組型的人，在表達自己真正的感情的能力上，有過度，與自己的感情分離，或是不足的現象；行動組型的人，在為自己下決心實踐行動的能力上，表現出停滯，不足，或是過度的現象；關係組型的人，與四週環境，特別是在與人的關係應對上，表現出過度的侵略，壓抑，或是不足的能力。

不論是那一型，都會有情感，行動與關係能力不均衡的情況。然而，我們生活裡的變化，或安適或壓力來時，都會激起性格的移動（不是改變），同時我們還有輔助性的側型，側型與自己的基本性格可能相輔相成，也可能背道而馳。因此，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潛意識有察覺的能力，這將會提供他很大的成長空間，在自我及利他適中的取捨上，發展出情感，行動與關係均衡的潛能。

自身的經驗告訴我，若以「性格是假我」的出發點來尋找真我，那麼在



我不喜歡的人身上，我很可能看到隱藏在內心的一部份的自己。換句話說，在那人身上，反應出我自己的部份，它可能是尷尬的過去，曾經擁有的，盼望而得不到的，想要擺脫的……等等。如果我看透這一點並接納這部份的自己和情緒，進而接近這個人，甚至關心他像關心自己一樣，雖然跨第一步時不容易，一旦灑脫起來，反而使我心神愉快，有甩開桎梏的輕鬆感，這樣的感覺是雋永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我自己的孩子，一個是一型，一個是二型，二人性格不同可以從我教導他們的方式見端倪。從孩子身上，我可以了解為什麼一個不曾處理過去經驗的一型，往往不太能面對別人做錯事（以他們的角度評斷），也不容易承認自己忿怒的情緒。我那一型的兒子在小的時候，會取巧，欺負哥哥，被我嚴懲了幾次。打過之後，他會跟我說他錯了，對不起。想必因做錯而被責罰的這些事，深深的嵌入他的內在生命裡，助長他形成了一型的個性。不過，奇怪的是，等他學成做事之後，我提起他小時被打的情境，他居然記不得了。我對他經常壓抑自己生氣的情緒，並不陌生。有一次，我直接了當的挑明他內裡有隱而不發的慍火，讓他十分驚訝：「我還以為我藏得很好！」。倒是這樣一來，我堅

持與他坐下來多聊一會，談話就有了深度。那次之後，似乎他更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情緒，也會觀察別人，是蠻好的一件事。

大兒子生性乖順，從小我就要求他要照顧弟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起，弟弟有什麼差錯，他都說是自己的錯，弄得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麼錯，會演變成這樣，總之，二型的個性就這樣形成了。不過，雖然兒子有個助人的個性，他成家之後，似乎除了在辦公室裡以助人為己任之外，還好，沒聽他說過別人做錯事是他的錯，不然我會很內疚。

應用人格九型在夫妻關係上，我的體會是，只要能從了解對方的好意開始，度過摸索的階段，時間越久，情趣越多。等到互相接納到一個程度時，還可以幫助伴侶發現沒有表達的內在需求。夫妻朝夕相處，其情誼實在是可以遠遠超過表面的互動，和淺灘式的情感交流，以增進心靈上的愛與成長，讓當初恩愛的華彩不褪色。

這時候，你我放在他（她）身上的眼光，就好似放在耶穌身上一樣，心中所想的，也不再是偏狹的自我了。我們本來同是一個身體，只是性格的「幻覺」讓我們掉入「分別心」的陷阱內罷了。

心聲July 2007



我們不想祈禱時 最需要祈禱

OMI Ronald Rolheiser 神父著
何既明譯

大部分人覺得祈禱不容易。我們都想祈禱，也下決心要祈禱，但是很難做到，為什麼？

倒不是我們缺乏誠意，動機不純正或偷懶。我們都會太累、太困擾、太焦躁、情緒太分散、太憤怒、太忙，或覺得我們離天主太遠，不適合向天主祈禱。我們要心痛頭痛的事太多了，所以當我們經過一天的忙碌回到家實在沒有精力祈禱；我們會跟朋友講講電話或看看電視、休息休息、整理整理屋子，或做點什麼事放鬆一下生活的緊張疲累，就是不要祈禱。

當我們的身心既緊張又負荷過重時，怎麼能祈禱？

讓我們先瞭解一下祈禱到底是什麼？祈禱，如同一個古老的定義所說，是「舉心向天主」。真是知難行易。為什麼？

因為我們對祈禱的想法不對。我

們下意識認為我們只能在合適的狀況下祈禱，就是我們不能在思想不集中、無聊、憤怒、情緒衝動、有情慾、身心都有痛苦時，適當虔誠地愛天主。我們以為天主跟某些父母一樣，只看重我們的好行為。只有當我們沒做任何錯事，滿懷喜樂，可以使祂得到讚美跟榮耀時才能見祂。因為我們不瞭解祈禱是什麼，我們把天主當成權威之士，或地位尊貴的來賓，也就是說，一位我們不會跟祂說真心話的人。我們不告訴祂我們生活的真相，只說些冠冕堂皇的理想。我們只告訴天主我們認為祂想聽的。

因此，我們很難實行日常有規律的祈禱。結果變成我們私下或在教堂裡祈禱，雖然我們覺得疲倦、心神不寧、甚至惱恨別人。我們帶著身心充滿的各種痛苦，卻想遮掩自己的真正感受，勉強自己對天主讚美、崇敬、感恩。這當然行不通！我們的頭腦與內心（充滿了

惱人的事物，我們真正的問題）無法專注，我們感到自己沒辦法祈禱，決定以後再說。

問題並不是我們不想祈禱或時間不對。問題是我們沒有「舉心向天主」。我們交給天主的思想與感情不是我們真正的思想感情。我們的祈禱不是出於我們的真實內心。

如果我們認真地「舉心向天主」，不論我們的思想感情看起來多麼不恭敬、不聖潔、自私、充滿情慾或憤怒，都是真實恰當進入祈禱的途徑。簡單說，如果你去祈禱，覺得厭倦，就為厭倦祈禱；如果你覺得憤怒，就為憤怒祈禱；如果你有慾望，就為你的慾望祈禱；如果你覺得想殺人，就為你想殺人的念頭祈禱；而如果你覺得滿腔熱情想要讚美感謝天主，就為你的熱情祈禱。每個意念和感覺都是進入祈禱的有效途徑。重要的是，我們要以內心真正的自我祈禱，而不要以我們認為天主會喜歡看見的我祈禱。

這就是為什麼用聖詠祈禱很容易，也為什麼天主教會選了許多聖詠作為基本禮儀經文。聖詠包含了各層次的感受，從全心全意讚美上主，到用石頭狠狠痛擊敵人的頭。「從讚美到凶殺，以及其間的各層情緒！」那才是我們真實的內在思想與感受。聖詠是一台可以

演奏出我們所有生活曲調的電子琴，而這些曲調並不都是喜樂虔敬的。聖詠給了我們剛好合用的禱詞，幫我們「舉心向天主」。

不幸的是，經常因我們對祈禱的誤解，當我們最需要祈禱時卻避之唯恐不及。我們只在自己覺得夠好時、心意集中時、虔敬謙恭時，覺得自己配得上向天主說話時才祈禱。但在我們真正最需要祈禱的時候，卻不祈禱；也就是，我們覺得自己壞透了、不虔誠、滿身是罪、感情衝動、滿心情慾，實在不配向天主祈禱時。但這些感受卻是我們進入祈禱的捷徑。不論多心痛頭痛的事和罪，我們只需將它們舉向天主即可。

註：OMI Father Ronald Rolheiser 是靈修及系統神學專家。網頁：www.rolheiser.com



再次聖地行

徐玉蘭

再次聖地行，對我來說不是一件易事，但是思念中唯一鏗而不捨的仍是「我還要再去一趟聖地！」隨著年齡愈長，擔心體能退化，這個來自心底的呼聲也愈緊迫。感謝天主，相隔四年，今（2007）年六月中旬，我終得排除萬難，飛越千山萬水，再度踏上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獨飛

這趟朝聖，我是獨飛以色列會合林思川神父帶領的台灣團，關心的朋友忍不住擔心地問：「以色列，妳不是去過嗎，怎麼又要去？」是的，我去過，而且那裡的曠野丘嶺，岩石古道也不會產生太多的變化，為什麼我急切地還要再去？

帶著些許問號，我拖著隨身小行囊上了飛機。飛行中，撇開洛杉磯的各種牽掛和雜念，卻撇不開繞在腦際的這個問題，「為什麼我還要再去？」「這次去過，我就能將耶穌的故鄉，安然地深鎖進記憶中嗎？」

我搭六月十七日下午四點的聯航班機，經三藩市轉機，六月十八日到德國Frankfurt機場，要等七小時後，再轉機到以色列的特拉維夫（Tel Aviv）。

Frankfurt機場上下三層，其中兩層兼賣飲食，我對那些吃的興趣不大，兜了幾個圈子，找到information服務臺，就上前請問我該到哪兒check in。櫃臺服務員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從妳的右手邊，向前走十四feet，就是check in place。」他的英語音硬，說得又快，我聽來有些緊張，幾乎辨不出他說的是

14或40，而且他是說feet嗎？或指的是另一種單位？我想請他再講一次，但後面已經有人接著來詢問。心想，反正時間多，走著瞧吧！

我忍不住滑稽地望了望自己的右手，確定方向前移，正待邁開大步瀟灑走一回，霍然已見check in櫃檯。天啊！真的差不多十四步耶！這讓我想起呂神父說到「牧羊人」時，常會提及的一個趣味插曲；據說德國牧人點算羊群時不數羊頭，而是數羊腳再除以四，以求精確無誤。今天領教之下，果然名不虛傳！

拿到登機證，也查到了登機門，緊張大師如我，忘了時間就直奔登機門。守衛看了我的機票，瞪大眼睛望著我：「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get in here now? Once you get in, you can not come out, and there is no toilet, no store, no food, nothing!」我聽得退了兩步，大概二次大戰電影看多了，一時腦中竟浮起集中營景象，其實，他指的不過是我來得太早了！我只好又溜去逛機場商店，寥寥幾家名牌店，都是歐幣高價品，最後只好坐在候機室的長椅上，繼續聽我在飛機上沒聽完的福音磁碟錄音，聽完後就寧願坐著打瞌睡，也不想再聽一次，因為這些篇章已聽過無數次，在這心緒不寧的時空裡，字裡行間的熟稔讓我有些

麻木。

我愛讀經，可是當下有這麼多閒檔要打發，「讀經」竟是最不願要的選擇，我心裡有些愧疚，就在我無奈地收起磁碟播放器時，突然領悟到，無論是閱讀或聽福音錄音，我收到的訊息都是語彙字句疊建起來的遙遠故事和教條，不下大功夫很難突破研讀瓶頸，久了反而倦怠麻木；可是當我在聖地聆聽同樣的訊息，事蹟中的人、事、物卻鮮活生動起來，有如切身相關的左鄰右舍。

就是這種吸引縈繞心頭，讓我朝暮思念嗎？在接下來的十二天朝聖活動中，答案逐漸更形明朗，有時候來自聖言的恩寵與驚喜，震撼得讓人喜樂滿溢，淚流不止！是的，耶穌的故鄉有著許多觸動和召叫，我怎能不再行聖地！

由Frankfurt起飛的飛機是一架新型超巨大巨無霸，雖然遲一小時起飛，卻準時於十九日凌晨抵達以色列特拉維夫（Tel Aviv）機場。以色列查關嚴格是眾所週知的，我排的那隊是一位女性海關人員，她正在盤問一個年輕人，問得又仔細又嚴格，旁邊的隊都通過三個人了，我們這位青年還沒過關。可是她也看對象行事，對付我這東方老太只花一分鐘就放了行，而且面有笑容。由於我是預定清晨三點半左右抵達機場，早

在洛杉磯就決定請旅行社安排私家車接我，當然付費較貴，但求安心。我拿到行李按照事先的約定，在門外找到接車的人，遂安心上車。

車子行駛在特拉維夫的平滑大道上，很難分辨它跟美國的城市有什麼不同。但一出城，景象就呈現出特有的中東風味。車行一個多小時，天色由灰暗漸轉黎明，抵達會合的旅館時，團友都還在睡夢中，旅社內部電話打不通，我遂直接被小姐送到房間會見室友。早餐前遇到林神父，知道他經由櫃台得知我到了，至此我正式歸隊，全心準備朝聖。

凱撒勒雅古城

六月十九日上午，我們邁向朝聖第一站「凱撒勒雅古城」。凱撒勒雅古城範圍很廣，如今被以色列政府規劃為國家公園。在耶穌時代，這裡是羅馬總督府，也是後來保祿受審判之地。當地還留存著含有比拉多名字的碑文，文字

清晰可讀，證明他曾在此擔任過總督。

黑洛德生性殘暴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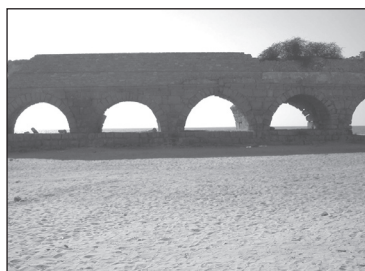
頗具建築才華。主前三十年羅馬佔領Dor及Straton堡，並將此村莊賞給黑洛德。黑

洛德不是猶太人，卻當了猶太王。他從主前37年開始統治此地長達33年之久，耗時十二年在現址建造了一座大型海港城市，命名為凱撒勒雅，目的是向其恩主Octavian Augustus Caesar 表達致敬。

凱撒勒雅的地理位置極佳，正適合黑洛德施展野心與才華，他將此城完全用白石重建，工程規劃週密，除了縱橫交織的交通網絡，更涵蓋了神殿、劇院、圓形劇場、市場及住宅區；其中的皇家宮殿更是奢華炫耀、無與倫比。這座城市很快地成為當年的主要商業區，主前六年，凱撒勒雅就成為羅馬政府在巴勒斯坦的總部。

經過兩千多年的滄海桑田，如今黑洛德的豪華浴池已沉入海底，競技場的豪情似乎依稀可聞，高台引水道猶自蜿蜒矗立供人憑弔；拜占庭時代大道的雄偉雕像支離破碎，斷柱殘桓成為今日園中點飾的建築藝術。唯黑洛德劇院至今仍保持著大部份的功能，場地可容四至六千人，音效傳達全靠場地設計與建





材之選用。以色列人樂於融新文化於古建築，給劇院配上摩登音響影效，不定時開放作各種現代演出或活動場地之用，其結合古今的創意風格十分突出。

出。

雖然黑洛德才華橫溢的建築功績掩不住他的殘暴罪孽，但是，耶穌基督的大宗徒伯多祿，在傳教生涯中卻為這古城添上了生命的光環；在這奢靡的城堡，另寫了一頁斬新的生命故事。

宗徒大事錄十及十一章記載，當時在凱撒勒雅的羅馬軍營，有位百夫長科爾乃略，他敬畏天主，樂善好施。天主不但藉異象告訴伯多祿「天主稱為潔淨的，你不可稱為污穢！」釋放了傳襲自猶太人有關食物潔與不潔的禁忌；天主也藉異象，兩地同時，召叫在約培祈禱的伯多祿和身處羅馬總督府的科爾乃略，讓伯多祿接受邀請，親自到凱撒勒雅為科爾乃略和他的家人講道授洗。凱

撒勒雅因而成為外邦人得救的一個轉捩重點。

從那時起，基督信仰突破了猶太人的成見，開始傳向外邦人。跨越猶太官方禁忌，正式向外邦人傳教的大宗徒伯多祿，以多麼堅強的的信德和勇氣，開啟了信仰史上新的創造。這「新的創造」呼應了創世紀所載：「天主看了祂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創一31）從此，凡天主所造的人，個個都好，只要願意，都有蒙受基督救恩的福份！我們都是這個動人故事的受益者。

走在凱撒勒雅古城石道上，想到基督大宗徒以生命和鮮血為我們爭取的永生恩典，我們信仰的福份得來不易，要時時警惕，分秒珍惜，莫忘效法大聖伯多祿以生命見證，宣講福音之苦心 and 典範啊！

加爾默耳山脈

當天下午，行程表排的是默基多（Meggido）和加爾默耳山脈。午餐後，我們搭乘的大型冷氣巴士已行駛在南下的路上，晚餐前我們要抵達納匝肋。

車行中，近處曠野無垠，遠望山嶺起伏，我沈思於這片主耶穌曾經呼吸、生活過的天地，耳中傳來林神父的

聲音，他正介紹著山脈連綿，覆蓋整個大區域的「加爾默耳山脈」（Mt. Carmel）。奔馳著的車廂內涼意適中，勾引起我長途飛行後殘餘的倦意，聽著這些山脈的地理竟哈欠連連，直到我聽見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頓時睏意盡失。原來，加爾默耳山得享美譽，主要是因為三千年前先知「厄里亞」曾居住於此。

「加爾默耳山脈」最先出現於舊約的列王紀上。據第十八章記載，阿哈布和厄里亞見面時，厄里亞責斥阿哈布和他父家拋棄了上主的誡命，歸順巴耳邪神，要他召集以色列人及四百五十個巴耳先知，到「加爾默耳山」當著民眾公開獻祭，看誰的祭獻得到神的接納。巴耳先知們率先獻上祭品，他們一再呼求巴耳的名，甚至狂喊亂叫，拍打割傷自己弄得全身流血，但直到晚祭都沒有回應；而厄里亞的祭獻卻有上主的火降下，完全收納了。於是民眾把巴耳的假先知們捉住，交給厄里亞帶到克雄小河旁全部殺掉。（參照：列上十八18-40）這個故事的結局，曾留給我深刻的特殊印象。

據林神父分析，這是三千年前「人與天主」關係的記述。人們把惡人殺死，就認為是自己的神厲害。當時人們的宗教態度是「除惡務盡」，避免留下根苗讓他們的信仰流傳不絕，禍害無

盡。林神父提醒我們聖經上的一段記載；厄里亞與假先知鬥法前，走向全體民眾說：「你們搖擺不定，模稜兩可，要到幾時呢？如果上主是天主，你們就應隨從上主；如果巴耳是天主，就該隨從巴耳。」人民一句話也不回答……。

（列上十八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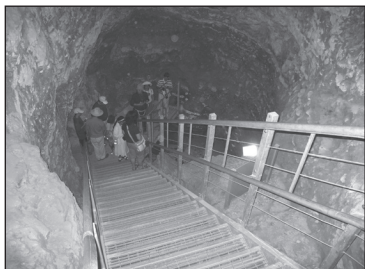
厄里亞先知三千年前的責問，義氣軒昂、擲地有聲。先知的這些話何嘗不也是對今日的你我說的？「你們搖擺不定，模稜兩可，要到幾時呢？如果上主是天主，你們就應隨從上主；如果財富、地位、名聲、虛華、享受……是你的主？……！」「你們搖擺不定，模稜兩可，要到幾時呢！」三千年後的我們，竟然也是一句話都答不上來！

我們還能抱怨天主，為什麼沒有許諾天常藍、花常好……？

默基多山

加爾默耳山麓下窺鄰著肥沃的耶瑟平原，默基多山位居要道，是加爾默耳山通往地中海與以色列北方的主要入口，也是掌控整個大平原的天然攻守要地。歷史上許多重要戰爭，包括聖經中記載的多次重大戰役，都發生於此，一直是許多帝王首領攻擊的對象。

由於默基多的地理位置舉足輕



重，它的佔有者就要隨時防範敵人來擊。因此，遠在主前十九世紀，有效的儲水設施就成為默基多防禦工事的首要考量。在今日以色列國家公園保護局的整理維護下，我們得以

參觀了此地最壯觀的古老儲水系統。

走進巨型岩洞入口，踏著沿渠垂落的長串木階梯，層層下行到底，順著水道而行，像置身於一條婉轉曲折的巨型長坑道，水道底部架有木板鋪的長走道，兩旁還可見到儲水；水道穿過岩石深入地下120呎深處，再銜接另一條長達215呎的隧道，直通城外水源地，不但能儲存雨量豐沛時山岩間滲透下來的淨水，也能吞吐乾早期由水源倒流入庫的充份儲水，即使遭到敵軍圍困，仍然無慮飲水，因為城外的水源，都被城牆掩蓋在下。

穿行於這個設計精確、鬼斧神工的水道內，不得不令人對其工程嘆為觀止！今日人類在精確科學儀器的協助

下，穿山鑿洞有時猶會產生偏差，在那麼久遠的年代，人用什麼工具開鑿那些堅硬的石壁，而且一鑿幾百呎整齊劃一，他們用什麼儀器測出開鑿的方向與角度，竟能銜接得這般準確無誤？想不通，想不通！這是個求不出解答的疑題。無限大的天主，遠遠超出我們所能懂和想像的；我想，祂的受造物，或者也潛藏著無限的能量和遠超過我們自己所認知的智慧吧！

啊！感謝天主，我們都來自祢所造。

July 2007 羅蘭



訊息摘錄

聖座發表 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天主教會牧函

【梵蒂岡電訊】聖座六月三十日發表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以及平信徒牧函。這封牧函是教宗在今年元月二十日在梵蒂岡召開有關中國大陸境內天主教的處境的兩天會議後，決定要寫的。經過了五個半月的思考與準備，教宗終於在五月二十七日聖神降臨大瞻禮當天簽字，並於六月三十日把大家久所期待的牧函正式公諸於世。

除了牧函正文外，聖座還發表了兩份附件，一份是聖座新聞室的聲明，一份是牧函導讀。牧函用義大利文、法文、英文和中文發表，以義大利文為標準本；牧函導讀以義大利文、法文、英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德文、波蘭文以及中文發表。足見聖座對教宗這封致中國大陸天主教全體信徒的牧函的重視。其實，除了海內外中華民族天主教徒、尤其是中國大陸境內的天主教人士外，普世各地教會團體也無不關心教宗這封具有歷史性的牧函的發佈。

教宗牧函的義大利文原本文有五十四頁，分為二十節，中文譯本有四十九頁。這是教宗對中國大陸教會特別關懷的表示，因為長久以來一直有中國大陸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切望教宗親自給他們的信仰生活一個明確的指示，好使他們能夠明確、毫不含糊、放心地善度天主教的信仰生活。教宗一直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天主教徒的這個迫切需要，因此在今年元月召開教會高峰會議後，決定寫這封牧函，以應他們的急需。

聖座新聞室所發表的聲明指出：這封牧函不是政治性的文件，也無意指摘中國北京政府，但是也不能無視於中國大陸教會每天都必須面對的困難。牧函中，教宗關愛中國天主教會和教會本身堅守傳統和真理原則的精神溢於言表。教宗代表普世教會贊許中國教友對教會和對羅馬教宗的忠誠，他們為了信仰受到種種痛

苦的考驗，甚至為此付出極高昂的犧牲和代價。教宗進而要求中國教會全體信眾，包括主教、神父、獻身事主者、以及平信徒不再彼此猜忌、指責、批評或怨恨，而要互相瞭解、諒解、寬恕，走向與普世教會、與羅馬教宗完全共融的目標。

教宗在牧函中敦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認地下教會主教的職權；也要求先前非法被祝聖，事後因請求而獲得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承認的公開教會主教，儘快向教眾公開表態，使教友知道他們的確已經與普世主教團和教宗完全共融的真實身份；對那些被非法祝聖，而至今仍未向羅馬教宗請求承認的主教們，教宗要求他們及早辦理獲得教宗承認的必要手續，這為中國大陸教會將是一大好處。

教宗根據教會由耶穌創立，並由宗徒傳下來的基本原則，重申天主教會的信仰事務絕不容許外來的干涉。他指出中國大陸由國家建立與教會體制無關的一些非天主教機構凌駕於主教之上，來領導教會的生活，並逼使中國天主教走獨立自主自辦和民主辦教的路線，甚至控制、操縱教會生活，任命主教，這絕對不合乎教會道理原則。

教宗在牧函中坦白承認，主教任命的問題是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

中最敏感的問題。但是教宗重申：教宗任命主教是教會合一和聖統制共融的保障，因此事關教會生命的核心。他再次強調：教會法典第一三八二條規定，嚴格懲罰未經教宗授權而擅自祝聖他人為主教者及受祝聖者。他說事實上，這類祝聖是教會共融的慘痛創傷，嚴重違反了教會的紀律。教宗任命主教是他的最高神權，不容外界勢力或權力介入。但是為了中國大陸教會目前的特殊處境，教宗表示他希望能夠就此事與中國大陸政府對話，達成協議。

最後，教宗考慮到今日中國教會的某些正面發展，以及世界聯絡來往的方便，決定以本函撤銷鑒於艱難時期牧靈的特殊需要賦與中國教會的所有特權，以及此前所頒佈的牧靈指南。今後的一切都必須按照本牧函的新指示行事。教宗的這項指令具有教會法律效果。

（牧函中文譯本可上梵蒂岡電台網站閱讀）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當選伯鐸繼任人之後的第二天，接受每一位樞機主教個別祝賀時對我說：「我的心很親密地懷抱著在中國的教會」（“MY HEART CHERISHES VERY CLOSELY THE CHURCH IN CHINA”）。教宗因為關懷愛護在中國的教會，所以在就職以後就努力不懈地尋找解決在中國之教會的種種困境之途徑。今年元月他召集了教廷的重要神長、中國主教代表、神學與教律專家等人所組成的關懷在中國之教會的會議。教宗親臨閉幕典禮致詞，並宣佈要寫一封「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獻身生活者及教友的信」，在本文內簡稱《教宗信》。這封信已在今年五月二十七日（聖神降臨節）簽署，並在六月三十日正式宣佈。現在我願意將我對這封信的讀後感想與讀者分享。

對真理的闡明與堅持

這封信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教宗對「真理的闡明與堅持」。教宗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普世教會所宣信的教會之本質、使命、結構等神學信仰的真理。兩千年來，普世教會以及各地方教會的聖職人員和信友們都相信教會是耶穌所建立的「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團體，（參閱《宗徒信經》），（《教宗信》五）。在這封信中教宗特別強調教會的「至一」性以及「從宗徒傳下來的」聖統傳承，今分述於下。

教宗解釋天主教是「至一」的教會，教會之「至一」性的根基「除了同一個信仰和同一個聖洗外，特別以聖體聖事和主教的品位為基礎」（《教宗信》五號引用梵二《教會憲章》26號），而「主教的合一，則是以羅馬教宗——伯鐸的繼承人為其永恆、有形可見的主因和基礎（梵二《教會憲章》22）。為這個緣故，教宗引用梵二之《教會憲章》的話特別強調「每位主教是其個別教會的有形的統一中心

和基礎，各地方教會如果是真正的教會，那麼教會最高的權威，就是以羅馬教宗為首的主教團必須在其中，絕不可缺。而且伯鐸繼承人之職權是各地方教會的內在本質」（《教宗信》五）。

教宗闡明了上述普世及各地方教會大家共同的信仰，這是從宗徒傳承下來的信仰。否認這個信仰或缺乏這個信仰中的一部分要素，例如教會中的共融、合一、主教的職權、教宗的首席權和普世牧職等，就不可稱為真正的天主教。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知道由外力強行加給教會的機構組織，特別是凌駕教會聖統之上的機構組織，都是相反天主教基本信仰的。

一、寬恕、共融、合一

教宗很了解教會在中國的歷史，特別是最近半個多世紀所受的嚴酷迫害與考驗，許多主教、神父、會士及教友們，為了堅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所受的慘酷迫害，甚至流血殉道的事蹟，已受到了普世教會的敬佩。但是教會的成員是由脆弱的人所組成，賴天主的恩佑堅持信德而英豪殉道者大有人在，然而也有因著人性的脆弱「在世界的變故及教會的弱點中常存著失落信德的危險，如此也破壞友情和愛德」（《教宗信》六）。這些在信德方面的「失足者」（

LAPSI）在各時代的教難中都有，也是教難稍緩或平息後，地方教會內部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如何對待他們？「忠貞者」與「失足者」之間自然會產生一種緊張的現象，彼此猜忌、鄙視、抱怨、分裂（參閱《教宗信》六），這些困難在人性方面都是很難克服的。初期受迫害的羅馬教會在這方面給各地方教會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們排除了諾瓦茲奧派和多納蒂斯派的嚴格強硬立場，而勸勉鼓勵「忠貞者」信眾，以耶穌基督慈愛寬宏的心胸，寬恕接納那些真心悔改，渴望重回慈母教會懷抱的「失足者」。教宗深知「寬恕與接納」是共融的先決條件，為達到「真正的共融必須經過痛苦掙扎的修和」（《教宗信》六）。為這個緣故，教宗勸勉鼓勵在大陸之「忠貞教友」：「要以被釘死而又復活了的耶穌之名忘記過去，寬恕曾加害我們者，忘記所受委屈，在愛德中實踐和好」（《教宗信》六）。

企圖破壞消滅教會的人，在各時代及各地方都採用古老羅馬帝國征服其他民族的策略「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教會內部的緊張、摩擦、失和、分裂、敵對，正是仇教者的謀略和企望。現在是時候了，大眾應放棄過去的恩怨，把握現在，共融合作努力將教會這隻小舟「划到深處

去，撒網捕魚」（參閱路五4）。「莊稼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若四35），大家應該攜手收割。大陸許多教區在牧靈福傳工作上合作無間，因而近年來有了非常豐碩的收穫。這是教宗與普世教會所樂聞的好消息。

二、互相尊重，坦誠協商

教會和政府本來服務的對象都是民眾，雙方存在的目的也都是為謀求民眾的福祉。教會的服務範圍是民眾之宗教、倫理、道德等方面的事務；政府則是社會秩序、治安、民眾之衣食住行醫療等方面的事務。教宗尊重國家政府的權利，同時也衛護天主及其教會的權利，他引用耶穌的話說：「凱撒的，就應該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瑪二十1）。

世界民主自由的國家以及各大宗教，大都接受「政教分離政策」。雖然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相當清楚，但是也有重疊及模糊的地帶。在重疊及模糊的事務方面就需要雙方善意坦誠地協商了，例如按行政區重新劃分一些教省及教區的問題等。但有些問題涉及教會的本質，例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章》第三條），很明顯地破壞教會之「至一」性及共融合一的本質，《教宗信》說：

「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教宗信》七）。

對於普世所關注的在中國任命主教的問題，《教宗信》第九號有詳細的說明：「當教宗頒發宗座任命狀祝聖一位主教時，是行使他的最高神權，這一權力的介入是純宗教性的，並不是不適當地干預國家內部事務，或侵犯國家的主權。」教宗引用「國際法也闡明為某一宗教團體任命牧者，是一個完全行使宗教自由權利的結構因素。聖座切望在任命主教事務上能夠完全自由」。教宗也表示：「我希望同政府就主教人選和任命主教的公開，以及地方政權承認新主教必要的民事效應等問題，達成協定」（全上）。教廷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下，希望和政府坦誠協商一些不損教義完整的技術問題。

四、希望與祝福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他的這封信中，對於遭受嚴重迫害及慘酷考驗的教會「忠貞」人士，表示無限的欽佩與感激，同時在他們身上也看到在中國之教會的光明遠景。教宗對這些「忠貞人士」在長久受迫害中所形成的一些看法和態度有充分的瞭解與同情。不過，在事過境遷之後，要求他們「要以被釘死而又復活了耶穌之名忘記過去，寬恕

曾加害我們者，忘掉所有的委屈，在愛德中實踐和好。這就要求我們屈尊就卑，放棄個人由艱難困苦之磨練中得來的見解，使在中國之教會的信眾和牧人之間共融的聯繫能展顯出來，並使之成長，是必須而又迫切的」（《教宗信》六）。請注意教宗在此信內特別用「我們」，這說明教宗和受迫害者忠貞人士之間的認同與厚愛。

教宗對在教難中的「失足者」也以慈父的心情關懷愛慕他們，希望他們能早日回歸慈母教會的懷抱；也希望「忠貞者」能夠協助他們早日回歸，寬恕接納他們，和他成為「一牧一棧」（參閱若十16）。關於「那些主教在特殊的環境的壓迫下，未經教宗授命而接受了祝聖，事後提出要求和伯多祿繼承人及其他主教們共融，先教宗考慮到他們的誠意和環境的複雜性……，以普世牧者的職權授給了他們合法的身分的全部職權」（《教宗信》八）。在此信內教宗也坦誠的指出：很可惜，有些已經被教宗合法化的主教們，不敢正式向神父會士及教友們說明他們已合法的身分，以致在教區內發生嚴重的良心問題，甚至製造互不信任和分裂的問題。教宗在此信內鼓勵這些主教們向自己的聖職人員及教友說明，並顯示自己被教廷合法化的身分，也希望聖職人員及教友接納並

服從他們（參閱《教宗信》八）。

教宗在他這封信中，對大陸教會、主教、神父、會士、教友們充分流露出來了他的關懷、愛護、鼓勵、欽慰與掛慮以及對將來的美麗憧憬與希望。教宗也給在中國的教會送上他熱誠的宗座降福。

結 論

教宗的這封信是純粹的牧函，他不但以神學家而且也以普世教會最高牧人的身分和權威，闡明了教會兩千年以來所信仰及宣認的教會本身之性質、結構、使命等重要的「教會學的信理」。希望這封信能夠澄清許多誤解，也讓人知道：在宗教信仰和教義方面，教會是絕對不會妥協的，但在無關教義之技術方面，教會和教內部分人士或其他有關人士是常可以協商的。

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對在中國之教會的信仰、牧靈、福傳、靈修等各方面提出一些指導原則。希望讀者以善意、虔誠、祈禱的心閱讀普世牧人的信，細心默思，並見諸實行。

教宗在這封信結尾時送給在中國之教會一個美麗的禮物，就是將五月廿四日「進教之佑聖母慶節建立為全世界教會聯合為在中國的教會祈禱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中午，在他休假的阿爾卑斯山南麓的洛倫紮戈小鎮廣場，公開帶領大約六千位來自遠近地方的信友頌念三鐘經，並向他們發表一篇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重要的話。

聆聽當地阿爾卑斯山七個合唱團為他舉行的演唱會。演唱的阿爾卑斯山歌曲的內容都在讚美高山的精神，同時展現多洛米蒂山區（Dolomiti）民歌的優美旋律。教宗在演唱會結束時，感謝貝魯諾教區主教為他舉辦這次演唱會，他用聖奧斯定的話說：「唱歌的泉源是愛。」他又說：「合唱需要注意到他人，注意到作曲者，注意到指揮者，注意到整個的音樂和文化。平民文化是我們歐洲文化的珍寶，這個珍寶有待進一步的培育和提升。」教宗還提到需要知道聆聽人的心靈的聲音，他說：「教導人合唱，這不僅是外在聽覺和聲音的訓練，也是內在聽覺的教育；這乃是對生命與和平的訓練和教育。」

貝魯諾教區主教安德里克在合唱團演唱前向教宗致詞時，提到多洛米蒂這個山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是個劇烈的戰場。他祝望山嶽不再成為決裂的分水嶺，而是和平與各民族相會的脊椎骨。教宗在音樂演唱會閉幕致謝詞時，回應安德里克主教的話說：「安德里克主教談到九十年前那悲哀艱困的時期，當時這些山嶽曾經是分離的屏障，是可怕和殘忍的戰場。感謝上主，如今我們的歐洲享有和平，我們還要盡一切力量使和平在我們每個人和整個世界中成長。我相信這樣美好的音樂乃是對和平的一種承諾，也是對和平生活的幫助。總之，合唱乃是一種生活教育，一種和平教育，它使大家攜手並進。」

摘自梵諦岡電台